

冷紅生著

金

陵

秋

漢

光

氏

珍

本

舊

706

01086

緣起

冷紅生者。世之頑固守舊人也。革命時。居天津。亂定復歸京師。杜門不出。以賣文賣畫自給。不求於人。人亦以是厭薄之。一日忽有投刺於門者。稱曰林述慶。請受業門下。生曰。將軍非血戰得天保城。長驅入石頭者耶。林曰。不如先生所言。幸勝耳。生曰。野老不識貴人。將軍之來。何取於老朽。將軍曰。請受古文。生曰。如老朽之文。名爲文耶。若將軍不以爲劣者。自今日始。但論文。不論時事。如是累月。將軍每數日必一至聽講。已而忽言將軍以暴疾卒矣。生奔哭其家。幼子甫二歲。夫人縞素出拜。以將軍軍中日記四卷見授。言亡夫生平戰蹟。悉在其中。讀之文字甚簡樸。生告夫人。此書恐不足以傳後。老朽當卽日記中所有者。編爲小說。或足行諸海內。以老朽固以小說得名也。旣送將軍之喪南歸。夫人於鐵路之次。尙嗚咽請速歲事。生以經月之功。成爲此書。其中以女學生胡秋

光爲緯。命曰金陵秋。至秋光與王仲英有無其人。讀者但揣其神情。果神情逼肖者。卽謂有其人可也。嗟夫。將軍之禮我。較諸邢恕及耶穌門之猶大。相去萬萬矣。冷紅生識。

8266-2
5

金陵秋目錄

金陵秋目錄

| | | | | | | | | | | | | | | |
|-------------|-------------|-------------|-------------|-------------|-------------|-------------|-------------|-------------|-------------|------------------|------------------|------------------|------------------|------------------|
| 第 一 章 | 第 二 章 | 第 三 章 | 第 四 章 | 第 五 章 | 第 六 章 | 第 七 章 | 第 八 章 | 第 九 章 | 第 十 章 | 第 十 一 章 | 第 十 二 章 | 第 十 三 章 | 第 十 四 章 | 第 十 五 章 |
| 腐 責 | 敘 系 | 遇 豔 | 鄂 變 | 鄂 政 | 述 憾 | 訪 美 | 規 戰 | 復 滬 | 收 吳 | 完 鎮 | 女 箴 | 聞 敗 | 圖 寧 | 用 間 |



797622

第十六章

誓師

第十七章

督戰

第十八章

看護

第十九章

攄懷

第二十章

訂婚

第二十一章

敘戰

第二十二章

館甥

第二十三章

媚座

第二十四章

審勢

第二十五章

探梅

第二十六章

和議

第二十七章

彈閔

第二十八章

禮成

第二十九章

西歸

第三十章

寓詞

金陵秋

第一章 腐責

一夕蒼石翁忽大聲咤曰阿雄汝今日果從革命黨人起事矣吾家世忠厚祖宗積書盈屋汝弗紹祖烈從此輕薄子爲洞腹斷脰之舉方今重兵均握親藩之手糧糈軍械一無所出謂可倉卒以成事天下有赤手空拳之英雄排肉山以受精鐵耶吾行哭汝於東市矣阿雄受責顏色不變就燈取火上淡巴菇於翁曰阿翁勿怒翁守經蹈常一腔忠愛雖不仕於清而恆眷眷君國兒知之稔矣叔苴子有言當權時而執經皆可言而不可行處經時而用權皆可行而不可言今日天下洶洶名爲經時實則亂萌已長父老子弟之心皆知愛新覺羅氏之不臘凡有血氣者無人不懷革命之思兒固不能以赤手空拳當此精鐵

東越冷紅生戲編

翁能以資忠履義扶彼衰清耶。翁大怒曰。孺子宜杖。愛新覺羅氏入關二百餘年。何辜於汝輩。德宗皇帝於戊戌之年。所下詔書。人人感泣。當時果無中梗之人。則君主立憲之局已成。胡至有庚子之變。顧新主冲齡爾輩。當念先帝之餘澤。何至覆巢碎卵。必不留此一塊肉。矧舉事不必卽成。當時英國以親藩革命。尙不能至。汝謂陳勝吳廣。茲匪可一蹴而及。蠢子不惟不審史局。而且不悉天下大勢。吾又將奈汝何。雄聞言夷然。鞠躬言曰。翁乃不知今日正爲勝廣得志之秋。大凡天下至快意之事。必有大失意之事。從乎其後。始皇帝手夷六國。眼中豈復着此芟穉之勝。廣惟不務德而立威。刑戮一道。可以狼籍人之血肉。萬不能款服人之心腹。語未竟。翁咤曰。汝謂今日朝廷亦如二世之妄殺耶。雄笑曰。兒意未盡。請翁畢兒所言。今日朝廷嶮暴。固不如秦。然麻木亦足以兆亂國。會一節。必遲至九年。國民斬指斷腕。詣闕陳乞。而童相國陽爲讚歎。而入告執。

政親王則以亂賊日之翁不知請願之代表乃傳置如囚趣之還家樞要之意。殆欲用此以塞天下之口。須知國會一開則清之基礎立固而必多方自誤。令人莫解。今方知捐茶茹蒿者必無識甘之口。棄瓊拾礫者必無甄別之明。愛新覺羅氏之亡決矣。翁氣少平喟然曰。天乎。王子履一生未涉仕途亦知邪陰之。湛溺太陽至矣。亡國在我意料之中。唯不願眼見其子弟亦爲草澤揭竿之舉。雄來汝適言國會開昇平即可跂足而待。汝大誤矣。法國英國之議員多一鄉一邑中之強有力者。未選舉之前必大加運動。或賄挑達者使之頌揚於報紙之中。或餌愚蒙者使之投票於選舉之日。閒有門地高聲望重者則出美妻以聯絡之。務在必得而後已。然其人尙有學問與議之時尙能明清濁知去取若中華人物多綜於省會之中。而山縣僻壤木然不知國會爲何事。議員爲何物。一聞足柄天下之大權則土豪惡衿必在當選之列。否則身擁重資出而購票。

即可驅駕一鄉一邑之人。爾謂仗此人物。即可坐致承平。老人正患專制未除。特懨懨歸於沈瘖。國會一立。必匆匆成爲暴亡。汝勿欣暢。且姑待之。雄曰。天若佑我中華。決無是事。父子方坐論間。侍者傳魏子龍先生至門。子龍命入。子龍者。與雄同在陸軍學堂肄業。意氣相得。蓋同主革命者。一入門。卽呼曰。仲英。何久不見。汝不聞川中大亂作耶。雄曰。我微聞之。殆爲鐵路收歸國有之事。子龍曰。然。朝議所定收回辦法。鄂湘路照本給還。粵路僅準發還六成。其餘四成。給無利股票。川路實用之款。給國家保利股票。餘股或附股。或興辦實業。亦由上諭規定。不得由股東收回。子龍語至此。雄大怒曰。然則行剝刼耳。何名朝議。子龍曰。楊文鼎。王人文。咸言其不可。然已嚴旨申飭。而李翰林詣部。定宜夔工程。股東大怫。通告全川。罷市罷課。一切釐稅。概置不納。肇自成都。遂及各屬。川督趙某。乃大行羅織。七月十五日。股東方開會。趙以柬延致十九人。首爲蒲殿俊。

羅倫次顏諧張蘭。又次則鄧孝可立時下獄。全川鼎沸。父老頂先帝牌位。跪清節樓。趙命發排鎗。川事不可爲矣。子履聞言。嗒然曰。子龍。茲事確耶。子龍曰。不敢奉欺長者。子履曰。茲變非細。趙某取媚貴要。必且大行殺戮。樞近木木而冒利。不求便民。但朘民以爲快。鐵路國有善策也。然當還民股本。不當悉數入官。老夫聞蜀路巨款已乾。沒於任事之手。民之失款。或且取償於官。遂兆此釁。然中國官府幽闇如神鬼。民不能自剖其胸臆。廷旨旣昧是非。而官中復出以強悍。上下之情。隔官轉以民之陳請爲抗撓。則出其遏抑之權力。自開國至於今日。匪不如是。惟氣運未衰。民無思亂之心。爲亂之力。事尙可爲。今日乃非昔比。而趙某襲此故智。兩川一動。牽連武漢。禍發旦夕矣。子龍曰。丈見事之精。殊無倫比。子履曰。尙有所聞否。子龍曰。知必奉告。

第二章 敘系

王子履名禮。江西萍鄉人也。祖士震。仕至禮科給事中。父元廷。以翰林仕。終國子監司業。子履以諸生不仕。居京寓。讀其父書。弗求聞達。然公卿間無不審其品學者。子二。長曰雋。字伯凱。次曰雄。字仲英。咸秀挺。喜陸軍之學。伯凱已畢業。充鎮江軍官。仲英則留京侍父。然已陰合革命黨人。時與洞明會通書。廣州一役。黨人大挫。南產之英。如方林諸君。皆歿於行陣間。伯凱自鎮江貽書仲英曰。廣州之變。精銳盡喪。粵師張某尙解事。不復廣加羅織。或知朝政日非。非改革莫可。首事者已幸脫羅網。再圖後舉。然兄意頗不屬其人。會中薰蕕雜收。好惡非一。爲國者。尠爲利者。多。今雖徒黨布滿東南。或有奮不顧身者。正恐破壞以後。建設爲難。坐無英雄爲之鎮攝耳。此間林標統述卿。爲閩產。獯銳忠摯。臨難有斷。全軍屬心。阿兄與之朝夕從事。將來以鎮兵進規江南。或易得手。林君之意。頗望弟一臨。能否稟諸老親。一蒞鎮江相見。仲英得書。躊躇竟日。適起旋留。

書案上爲子履所見。卽問仲英曰：若兄書來，胡不告我？仲英曰：據書辭，東南軍隊似已搖動。兒意彼囂囂均喜亂之人，非實心爲國者。林君兒固聞其忠摯，今阿兄有書擬自往鎮江，一與把晤。子履歎曰：吾衰矣，雖未霑祿糈而祖父皆仕清朝，革命一語吾萬不出諸口。吻實則親藩大臣人人自種此亡國之孽，兒子各有志嚮，寧老人所能力挽汝善爲之，並告黨人幸勿仇視少帝。老人終身爲清室遺民，黨人或憫吾衰不疑爲宗社之黨，汝今儘行須知革命者救世之軍，非闖獻比也。仲英見允於父，則大悅，遂治任挾快利手槍，媵以彈子百餘枚，慨然直出津沽。時已初秋，餘熱尙熾，天津中已漸漸有黨人出沒，欲以潛煽軍隊。邏者亦頗縝密，道遇吳子穆自武昌來，遂同飲於第一樓。吳曰：別仲英久，不知邇來何作？吾曾一至鎮江，與伯凱相見，伯凱意鞅鞅不自聊，嘗語予：天下大勢已渙，但不知引繩而斷，其受斷果在何處？段扈橋已以鄂軍入川，思欲用兵力。

遏抑蜀中子弟。雷慎如昏瞽人也。矯襲能名以欺蒙此權綱。弛遷之朝廷。坐擁重兵。扼守江漢。同人謂不起事則已。一着手先襲武昌。絕江可以進規中原。下駛便足收取吳會。吾聞尊兄言深以爲然。而林標統尤躍躍欲試。仲英此行果否。往面尊兄於江上。仲英曰。然。子程曰。新銘以明日至滬。仲英可附之行。吾亦有事將入都也。既別仲英。歸樂利旅館。明日爲七月二十五日。海上風靜。波平如鏡。海行二月有半。已至上海。遂居長發棧。盥嗽既已。飯後至泥城橋訪蘇寅谷。倪伯元二君方同居樓外。垂楊數株。搖曳有秋意。入門時見有女士二人。一爲旌德盧眉峯。一爲無錫顧月城。月城儇弱。斌媚眉峯。則秀挺健談。倪方小病。猶御夾衣。蘇則未歸。倪爲介紹。見兩女士。皆洞明會中人也。仲英一一進與握手。眉峯曰。聞尊兄伯凱方在鎮江經營。有席捲江南之意。真屬人傑。今女界同人。方組織女子經武練習隊。爲革命軍之後勁。仲英曰。宗旨安屬。眉峯曰。本隊

以練習武學。扶助民國。仲英曰。職務如何。眉峯曰。本隊爲女子洞明會。調查執行兩部之豫備。俟練習已成。卽服調查執行之職務。仲英曰。科目如何。眉峯曰。甲講演。乙補習。丙操法。仲英曰。經費安出。眉峯曰。本隊一切用款。由洞明會擔任。仲英曰。敢問俸給。月峯曰。隊長月十二圓。隊員十圓。仲英曰。有志哉。惟鄙人一生愚直。不敢曲徇。同胞亦非過事。膽懾適自北來。觀北軍皆屬精銳。一人能發數十槍。氣息無動。且發槍時。皆伏身泥土之中。引鋏掘土。自蔽。須知槍膛力支。須左腕屈。其五指仰張。如架右腕。扼槍機。槍跌之力。抵於右膊。極文人之力。演習不過三槍。腕力已盡。若在女界。纖弱過於文人。而兩股勁力。或因裹脚。而在安能支柱。且一軍彈盡。則須肉薄。或用刀猛斫。或用槍跌倒。擊前方撲敵。而後已。爲人所乘。謂此纖纖者。能與北方食麥之人競力耶。顧神州發難伊始。女界不能不具此思力。吳宮教戰之事。特作外觀。不必用以作戰。鄙意尙以紅十。

字會上着眉峯大怒曰。妄男子勿肆口誣人。今日幸未攜得手槍。不爾汝胸間洞矣。月城亦微慍。兩頰皆頰。不作語。倪伯元長揖眉峯曰。仲英戇而不檢。幸眉峯少寬假之。仲英微笑興辭。伯元送至樓次。問寓居所在。仲英以長發棧告之。

第三章 遇豔

明日伯元及寅谷皆至。相見大笑。述昨日事。寅谷曰。仲英太獐直。方今女界不惟勃勃有武士風。並欲置身朝列。平章政事。謹厚者檢避其鋒。諾諾不敢規以正言。而挑達者則推波助瀾。將借此以貢媚。故氣燄所被。前無沮抑之人。仲英昨日正言彈之。適中弊病。宜其不能任受。仲英曰。中國女權之昌。可云盛滿。但觀仕宦一途。其敬畏夫人。有同天帝號令。所出雖庭訓。不能過也。今女界猶昌言爲男子所屈。闇無天日。此或未嫁夫者之言。若正位璇閨。威令無抗。則玉人顏色過於朗日晴天矣。伯元大笑曰。仲英持此宗旨不改者。後此所遇。悉皆荆

棘汝須知牝獅之牙。吻不易當也。仲英曰。當謹避之。伯元曰。今仲英以何日赴鎮。仲英曰。吾聞武昌軍隊。人人有反正之恩。謂到鎮。一面家兄。赴鄂。一覘動靜。寅谷曰。此間屋宇沈晦。且出小飲於海天春。於是三人同行。覓得酒座。甫去外。衣忽有美人。奉簾盈盈出其素面。風神絕代。呼曰。寅谷。伯元。今日乃飲生客耶。二人同起曰。秋光女士何來。客爲王仲英。亦吾輩中人。可入小坐。秋光岸然遂入。與仲英相見。女胡姓。南京建昌人也。敍誼爲同鄉。仲英踉蹌旣艷。秋光之美。又患暴烈。如盧眉峯。遂不敢道。及時事。乃秋光者。溫雅無倫。問伯元曰。日來曾否晤及眉峯。月城諸人。仲英失色。寅谷失聲而笑。噴酒滿案。秋光愕然曰。所謂經武練習隊者。如何。詎二人所營謀者。中有變故耶。伯元曰。否。否。同述昨日眉峯欲出槍斃仲英事。秋光蹙然曰。何至於是。神州陸沈。僂力固仗。男子我曹巾幗。所以出而襄助者。亦以鼓勵英雄奮往之氣。前此數百年。英國武士較力。必

得。名。姝。爲。之。監。史。勝。者。向。之。長。跽。加。以。花。冠。非。謂。女。子。之。勇。能。與。男。子。馳。逐。中。原。大。凡。英。雄。性。質。恆。欲。表。異。於。女。子。之。前。卽。所。謂。經。武。練。習。隊。者。何。嘗。非。有。志。之。所。爲。特。資。爲。激。揚。前。敵。之。勇。氣。使。知。女。子。且。不。惜。其。生。矧。堂。堂。男。子。乃。使。其。背。爲。敵。人。所。見。可。羞。孰。甚。眉。峯。伉。爽。有。丈。夫。氣。吾。虞。其。暴。烈。往。往。開。罪。正。人。行。當。以。正。言。規。諫。之。仲。英。聞。言。爽。然。始。敢。迴。眸。平。視。見。秋。光。冠。駝。鳥。之。冠。單。縑。衣。腰。圍。瘦。不。盈。握。曳。長。裙。小。蠻。靴。之。黑。如。漆。天。人。也。不。惟。貌。美。而。秀。外。慧。中。尤。令。人。心。醉。唯。神。宇。之。間。含。有。靜。肅。之。氣。凜。然。若。不。可。犯。而。和。藹。之。言。味。之。乃。如。醇。酒。卽。斂。容。答。曰。女。士。識。高。於。頂。不。佞。不。能。爲。游。夏。之。贊。但。願。女。士。時。時。抱。此。宗。旨。用。以。感。化。女。界。須。知。女。子。之。貴。萬。非。澱。濁。世。界。中。泯。泯。者。之。比。發。言。當。如。金。科。玉。律。必。使。男。子。遵。行。含。高。識。於。和。平。之。中。不。能。褻。莊。嚴。爲。憤。激。之。論。秋。光。意。大。感。動。卽。曰。吾。鄉。乃。大。有。人。敢。問。先。生。南。來。何。事。仲。英。曰。家。兄。爲。鎮。江。軍。官。久。

不相見。今且往省之。秋光曰：先生曾至西湖乎？仲英曰：固聞其勝。伯元曰：恨仲英方匆匆欲泝江而上，不然待秋光一覽西冷風物，亦大佳事。仲英曰：戎馬風塵，安有此種清福？不知近日蜀事如何？秋光曰：吾近得表兄重慶來書，趙某以謀反誣股東收捕，如處劇盜，飛章入告，讀邸抄有旨四川逆黨勾結爲亂，飭趙某分別剿撫，並飭段芳帶隊入川，而雷慎予復奏成都城外有亂黨數萬人，四面攻撲，勢甚危急，各府州縣亦復有亂黨煽惑鼓動，聞已用錢西齡會辦剿撫事宜，一面抽調鄂省軍隊紛紛赴援，實則茲事一錢西齡已可了，卽專屬王人文亦足收戢亂萌，顧憤憤之樞臣乃張皇如此，真使人難於索解。仲英曰：女士論時局真能得其要領，鄙人五體投地矣。秋光色頰謝曰：先生獎掖逾分，使人難堪。寅谷伯元同聲言曰：秋光女士不媿知言。仲英先生初非瞎贊，兩兩得之。席罷三人同送秋光，至於門外，秋光登車時獨顧仲英曰：再圖相見。

第四章 鄂變

武昌者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此沿故書之自周夷王時地屬楚楚熊渠封

其子紅爲鄂王始名鄂。春秋時謂之夏汭。屬南郡。漢置江夏郡。治沙羨。三國時

吳分江夏更立武昌郡。徙都焉。晉以武昌隸江州。江夏隸荊州。劉宋於江夏縣

置江夏郡。兼置郢州。梁分置南北新州。隋平陳。改置鄂州。大業初復爲江夏郡。

唐復爲鄂州。天寶初改江夏郡。乾元初復爲鄂州。屬江南道。元和初陞武昌軍

節度。五代時唐遙改武清軍。南唐復爲武昌軍。宋以鄂州屬荆湖北路。元至元

中置鄂州路。大德中改武昌路。明甲辰年改武昌府。清仍之。其地扼東江湖襟

帶吳楚。南抵五嶺。北連襄漢。墉山而城。塹江而池。天下要區也。清廷以雷愼予

督其地。自廣州事起。鄂中大震。雷大集將校。信誓邏騎四出。八月初闔城流言

鼎沸。言大江南北咸有革黨潛伏。將尅期舉事。雷大驚發軍符。召集巡警。及右

路巡防隊。警務公所消防隊。與第八鎮工程營。環衛節樓。夜中岌岌與姬妾相
守。偶聞爆竹聲。亦以爲炸彈發。齒震震作聲不已。十三日急檄召張虎督騎士
入城。復檄巡警道王越莊扼守江岸。止機船及小艘。向夜咸不得渡。十五日風
聲益緊。雷戰慄無人色。薄暮卽閉轅門。飭騎士入駐自堂及庭。坐臥無次。皆軍
隊。夜涼風起。燈光黯淡。而張虎則督其所部。分巡賓陽門。混成協統黎公亦以
所部屯武勝門外。十六日雷大集僚佐。議平亂。然實無策。但謀自衛。節署中一
二三四正堂。及五福堂。兵警充斥。復移召混成協統黎公。以兵駐漢陽兵工廠。
檄長江船隊。楚謙、楚同、楚有。及本省巡防艦隊。楚材、楚安、江清、江泰。摩擦砲膛。
儲蓄火力。停泊江面。如待嚴敵。臬司馬章恐獄囚乘亂逃逸。亦嚴兵扼犴獄。籌
防周備。顧所不能防者人心耳。十七日以後。邏偵愈密。而漢口租界已擒得黨
人。雷知禍發不遠。計革人旣潛漢口。而武昌中踈伏必多。是晚張虎得報。革黨

窟穴凡三次。一爲小朝街九十二號。一爲八十二號。一爲八十五號。張遂以精銳進撲。在九十二號中獲黨人八。合兩處共二十七人。中有龍韻蘭者。女學生也。娉婷作西裝。若不勝衣。侃侃對簿。氣概如男子。承審者爲鐵錘。黨人一。一自承不諱。遂駢斬於東轅門外。正倥傯間。諜言雄楚樓北橋。尙伏革黨當事者。卽潛兵往取。室中燈火熒熒。方印刷告諭。謄繕名冊。兵入。有登屋遁者。縛五人。歸。同時炸彈發者數處。節署亦得炸彈一巨篋。爲教練隊學生兵所藏。立斬於堂階之下。雷卽夕電奏。言已駢戮革命黨七十三人。鄂禍弭矣。越十八日。復獲黨人。得名冊多尺籍中人。於是人人惴恐。知不先發。禍且遄及。十九夜。工程第八營左隊。壁閒人聲大噪。用白布纏左膊。以同心僂力爲口號。萬聲譁動。隊官阮榮發。蒼皇問狀。茹彈立僵。步隊二十九及三十兩標。同時響應。殺其長官五人。下令城中。能閉戶勿出者免死。揭械趨楚望台。旗軍素不習戰。聞變。在睡味。

懵騰中手顫不能勝鎗枕籍死者百餘人。巡警知勢不敵潛下其佩章微服而遁。時十五協兵士亦大集與革軍相應和。協統王勝飛電告張虎立時遜避。革軍遂載子彈至蛇山下關馬廠諮議局旁直撲節署而署中衛士已先變縱火擲彈喊聲沸天。雷愼予已先載其姬妾於江船中及火起遂挾衛士數人出城。革軍不知雷遁分軍撲藩署然衛隊尙能戰開鎗互擊二門立燬尙堅守銀庫。藩司某越高墉而逃各署以次收檢乃悉力攻節樓架礮於蛇山高處燬督署頭門夜午礮停收軍聚議顧不得統帥然黃陂黎公者忠謹端毅素得士心僉曰必黃陂出大事乃定乃羣趨黎寓起公領此軍黎公從容承諾遂長鄂軍政府行大都督事立唐齊武爲民政長嚴定軍律城中肅然。

第五章 鄂政

武昌既定以兵收漢陽兵工廠司廠者爲東越王子鑒通西學能文章兵至以

都督府教令受代。且曰。君能任此者可勿行。王不可。遂以單衣出。同時收鐵廠。司廠者爲李一荊。聞變歸。黎公遂留治廠事。旣收漢陽。全鄂底定。遂眞立軍政府。分司令軍務參謀四部。收集鄂中知名之士。分任職司。其條例曰。第一章。都督府。第一條曰。都督分設各部。一曰司令。二曰軍務。三曰參謀。四曰政事。第二條曰。前各部直轄於都督。受都督指揮命令。執行主管事務。第三條曰。司令軍務參謀部。自下級軍官以上。政事部。自局長以上。均由都督親任。各部各營下級軍官。由該管長官呈請都督劄任。第四條曰。關於軍政重要事件。由都督召集臨時軍事參議會。或顧問會議。議決施行。第五條曰。都督府設秘書官若干員。由都督自行辟用。軍務部總務科員。仍兼充祕書官。第六條曰。凡發布命令。及任免文武各官。均屬都督之大權。第二章。爲司令部。第七條曰。司令部總長。都督兼充。第八條曰。司令官分二種。中央司令官若干員。由都督親任。地方

司令官。由各地鎮守軍事長官兼充。稟承都督執行任務。第九條曰。司令部置幕僚。由司令官請都督劄任。置收掌員二人。書記員四人。傳遞官四人。第三章爲軍務部矣。第十條曰。軍務部置部長一人。副長一人。下列七課。一總務課。二軍務課。三人事課。四軍需課。五經理課。六執法課。七醫務課。第十一條曰。總務課。掌左列事務。一屬於機宜事項。二關於軍事公文書類之收發。編纂保存事項。三印刷及翻譯文書事項。四關於徵發物件表冊報告及統計事項。五依例規應辦庶務。及不屬於各課事項。第十二條曰。軍事課。掌左列事項。一建置及編制事項。二軍隊配置事項。三演習及教練事項。四動員計畫。五戒嚴及徵發事項。六關於戰時規則事項。第十三條曰。人事課。掌左列事項。一關於將校士官及附屬文官之進退任免分科定俸事項。二關於各項人員名簿及兵籍事項。三關於軍事恩給進位賞與事項。第十四條曰。軍需課。掌左列事項。一關於

軍事出納。預算決算報告事項。二關於軍官兵士俸給及旅費之規定事項。三關於軍裝糧餉及馬匹給予之規定事項。第十五條曰。經理課。掌左列事項。一關於軍裝被服之製造。及檢查事項。二關於戰用箭械及馬具事項。三關於陸軍諸建築事項。第十六條曰。執法課。掌關於軍政裁判事項。凡關於犯罪事項。應由軍法會議議決施行。但都督有特赦命令者。不在此限。第十九條曰。醫務課。掌左列事項。一關於衛生及飲水用水事項。二關於醫療病院。及各營療養事項。三關於衛生材料及恤兵團體之組織事項。第十八條曰。各課員之配置。另定之。第四章爲參謀部。第十九條曰。參謀部置參謀長一人。副長二人。參謀官若干人。由都督於將校中。選深通軍事學者。親任之。第二十條曰。參謀輔佐。都督。參畫防戰。及關於用兵一切事項。參謀部。應行各事。經都督核准畫諾後。卽移送於各該部管主任部課執行。第五章爲政事部矣。第二十二條曰。政事

部置部長一人。副長一人。及七局如左。外務局。內務局。財政局。司法局。交通局。文事局。編制局。政事部。條例另定之。第六章加以附則。第二十三條曰。本條例自經都督核準之後。即公布施行。第二十四條曰。本條例至鄂省大定。交戰團體鞏固之日。即行廢止。另由都督令軍政府國民組織臨時議會。公舉政務委員。分任責任。以上條例。讀吾書者至此。必顰眉無味。且掀過此一章。另覓下章。取其新奇有趣者。不知此爲必存之故事也。凡小說一道。有但言情。慳供酒客。花前月下之談。有稿本出。諸傷心之人。目擊天下禍變。心懼危亡。不得已吐其胸中之不平。寓史局於小說之中。則不能不談正事。諸君試觀革命中英雄。有堂堂正正。心存民國。坐鎮武漢。堅如山岳。如黃陂黎公者。耶。冷紅生與公初無一面。亦不必揄揚其人。爲結好之地。但見名爲時傑者。多不如此。且以私意徵及外兵。戕其同胞。尙覲然以國民自命。其去黎公寧止霄壤。以上條例。固臨時。

草創不必周備。然已足見公之用心矣。

第六章 述憾

中秋月圓時。仲英尙在滬上。繼聞武昌之變。卽匆匆俶裝赴鎮江。伯凱方出未歸。以林述卿甫至鎮。鎮兵人人咸欲踵武昌之轍。林以時會未至。不之許。呼伯凱商酌軍事。至晚始歸。伯凱一見仲英。喜溢眉宇。握手不能言說。久乃曰。老父如何得家書。言至康健。然翁忠於清室。恆不直阿兄所爲。胡以今日容吾弟至此。仲英曰。翁實哀悼德宗皇帝。方帝賓天時。痛哭彌月。聞侍醫言。每進一藥。而奄人崔瑰恆用東朝之命。沮梗御藥房所儲者。多蟲蛀。不堪進御。侍醫偶言。請諸東朝御藥房。而崔卽厲色拒絕。大漸之前二日。侍醫入覲。東朝御養心殿中。坐李太監用長桿煙筒跪而進菸。帝氣息僅屬。坐於殿右御案。用藍布爲冪。侍醫請脈。帝問何如。侍臣曰。上脈息較前爲縮。而內務府尙書魁崇老而曠。亦隨

侍臣之後問脈狀。帝怒厲聲曰。縮東朝。弩目。顧帝曰。汝乃不知魁爲聾子乎。侍醫震懾。移跽東朝案下。陳奏。皇帝脈息已呈虛象。東朝抗聲言曰。汝不聞虛不受補邪。崔瑰及李太監侍側。齊聲大呼曰。汝滾下列方。方進時。崔瑰傳東朝旨曰。凡藥不經皇帝御過者。勿進。明日。帝已彌留。侍醫入瀛台。進涵元殿。帝居左。廂案上。但一墨合。有片紙書曰。今日不能地上。陳一白鑪。御榻上。盛陳舊之毡。檀枕畔。有貞觀政要一卷。及鐵道章程。帝喘息言曰。汝質言。吾脈息果如何。侍醫奏曰。仍縮如前日。帝曰。能萬分得生否。侍醫曰。上天佑我皇家。聖壽必無疆。帝嘆曰。汝今尙爲此言乎。我知之矣。汝退而處方。時有太監入奏言。佛爺不豫。帝尙欲強起。問安。顧瀛台去儀鸞殿。須遵石路。穿榆柳而行。爲路可里許。帝疲不能起。明日崩於瀛台。近習摘纓入侍。東朝。東朝怒曰。汝輩乃敢持服用不祥。以斃我耶。趣令吉服。又明日。東朝亦晏駕。遂立少帝。阿兄外出數年。或未之了。

了也。伯凱歎曰。果戊戌變政得行。亦不至有今日武昌之事。蓋柄政者彌不如前矣。仲英曰。時相童公。方大起邸第於銀鴈胡同。輦太湖之石無算。自巷東達於西口。粉牆均加聖治。聞外閒言。飽受洋人金錢也。而純郡王則抽調崇陵之匠。大興土木於靈清宮之側。高樓上聳雲表。仙樂風飄。處處皆聞。而矯爲清白者。爲膏公亦以陵工起第。陶王則時時餉純王以音樂。全旗之人皆傾心於賈。郎議政王起邸。其初估値二十八萬。後乃一百五十萬。成之匡王邸中。但以鸚鵡論已達二百架以外。王子奉使爲英人侮辱。不聽專車。且列班於埃及土耳其之下。覘不以爲辱。父子爭進苞苴。國之欲存寧可得邪。伯凱曰。人心喪失至此。試問國亡財將焉植。林述卿蒿日時事。將起而應黎公。殊閩產中之表表者。言次忽聞門外大呼曰。若兄弟談心至樂。乃棄擲朋友於不顧。此爲何理。趣辨黑白。仲英愕然。伯凱笑曰。此述公也。

第七章 訪美

言次林公已闖然入門。豐頤廣頰。鬚角上翹。作武士裝。人極勇健。顧仲英曰。吾不待通名。此決爲王仲英。以面龐與伯凱。乃無毫髮之異。顧行客必詣坐。客今我轉來。求面仲英。得毋微悖於禮。仲英曰。行李匆促。家兄又造述公帳中。議軍事。軍事秘密。故未敢孟浪參與。且又未得家兄介紹。故趨趨未進。寧敢輕公。述卿笑曰。前言戲耳。吾在此盼仲英之來。有同望歲。仲英來自滬上。聞滬上人士將作何舉動。仲英曰。彼間本爲革命黨人根據之地。聞先着手。必取軍械局。述卿曰。得之矣。得此足以攸助鄂軍。此間統制亦解事。然未敢輕舉。明日爲二十一日。聞統制公將親蒞鎮江。集各軍大伸誥誡。然人心之渙久矣。詎區區言論所能挽救。仲英曰。吾意將同伯兄一聆俞公大論。述卿堅訂明日小飲於其帳中。匆匆遂別。是夜仲英與伯凱深談至漏四下始睡。明日俞公至鎮。大集將校。

演說革命之無濟。徒長亂萌。而身家且與之同燼。并令日兵削牘以記。且殷殷與偏裨道寒溫。日暮造述卿飲酒半。述卿屏人言曰。武昌事起。而此間人諱言革命。乃愈幽閤。顧大勢已成。猶浙潮之入港。雖羅刹之磯。西興之樹。一時咸使淹沒。謂錢王三千水犀之弩。其能當耶。此間邏偵四布。軍人一舉一動。匪不留意。偶有不慎。禍發且不旋踵。吾恐所部畏死而惰。隱中聯絡諸將。又多購報章。俾所部讀之。知天下大勢。此吾隱中維持之法。維此間一月不發。則江南一隅不易着手。吳師嚴密而守舊。餘人咸右清廷。然吾觀鎮軍必可効一日之力。特金陵軍隊如何。則不之知。仲英亦曾識林竹橋乎。仲英曰。得非能書善詩之儒將林君治融耶。述卿曰。然。吾昨日曾以書問之。至今未得報章也。明日竹橋書至。言相見於滬上。述卿曰。伯凱在鎮。決不能行。仲英曷與我赴滬。一晤竹橋。登車時。適相遇。述卿遂問金陵消息。竹橋曰。武昌四戰之地。非得金陵。則武昌決

無。後。援。今。吳。帥。嚴。防。所。部。動。息。必。加。偵。察。於。是。部。曲。均。解。體。有。潛。赴。武。漢。者。惟。卒。伍。中。聞。黎。公。舉。事。亦。覺。主。者。繩。檢。過。苛。挑。之。卽。可。動。然。須。得。一。良。指。揮。則。大。事。立。成。唯。十。七。協。統。領。孫。萌。曉。暢。軍。事。苟。以。善。說。者。導。以。利。害。得。此。人。主。軍。則。金。陵。唾。手。得。矣。仲。英。大。韙。其。說。遂。同。寓。泰。安。棧。仲。英。心。念。寅。谷。伯。元。復。至。泥。城。橋。乃。見。寅。谷。不。見。伯。元。遂。暢。談。鎮。寧。軍。中。事。寅。谷。忽。曰。汝。見。胡。秋。光。否。仲。英。曰。秋。光。近。狀。何。似。寅。谷。曰。此。間。有。人。倡。女。子。北。伐。隊。請。秋。光。署。名。秋。光。但。力。任。紅。十。字。一。力。調。護。軍。士。被。創。者。仲。英。赴。鎮。後。吾。凡。三。見。之。然。每。見。必。問。仲。英。其。視。若。有。同。戚。晚。秋。光。住。三。洋。涇。橋。小。巷。中。與。其。叔。母。同。居。仲。英。曷。往。面。之。吾。有。事。且。出。仲。英。遂。起。別。以。車。向。三。洋。涇。橋。果。得。秋。光。住。處。入。門。小。竹。五。六。竿。案。上。膽。瓶。供。白。菊。十。餘。朵。門。開。鈴。動。秋。光。款。款。下。樓。一。見。仲。英。卽。握。手。問。別。後。何。久。無。書。仲。英。曰。匆。匆。數。日。耳。何。言。久。耶。秋。光。微。笑。肅。客。左。廂。壁。上。懸。董。香。光。書。王。建。

宮詞八。小幅東壁。則文衡山作楓林秋靄。橫幅西壁。則秋光自書齋額。曰遲青館娟秀。似趙松雪秋光令小鬟進茗。卽詢鎮江軍隊事。仲英曰。林公老謀壯事。必遂所圖。特吳帥爲清室貴臣。倉卒不易着手。今能得其部曲中重要人物。餽以美利。無難立時反正。唯此間有倡女子北伐之事。究竟如何。秋光笑曰。女子之儻弱。不勝兵。仲英寧不知者。彼輩平日蟄伏閨中。讀七言小說。非言女將平戎。卽言得九天玄女秘授。此種謬說。已深陷腦海之中。近稍親學。又煽於平權之說。思以綿薄之力。追逐中原男子。持正者寡。不能不依阿。貢其諂詞。女子焉有遠識。遂自以爲是。而浮薄通文者。又爭爲捉刀作論說。侈張於報紙張之。不已。又時時開會演說。前此界域殊嚴。不許男客躡入。今則溷淆無別。縱演說。不得要領。而男客亦爲鼓掌。以張大之。近者中年老女。穉齒孀雌。慕此風尚。亦持不根之論。出而銜人。胡秋光一生微微解事。萬不欲自欺。以欺人。仲英頗以秋

光爲狂謬。否仲英竦然不能卽答。久乃曰。王雄有萬死之言。本不宜發。諸唇吻。今蒙女士見重。敢請家世。秋光不期。淚盈於睫。語不成聲。曰。先大父爲金匱人。薄宦沒於江右。先君飄泊南康外家。出資爲捐。得佐貳蒞任。數年宦囊餘七千。金以劇疾沒於建昌兒金匱無家而先慈復見背。遂冒爲建昌人。韶齡得稍稍讀書者。均先君自行指授。今子然依叔母。以居叔母無兒。終日長齋誦佛。此間女友固不乏。然皆襲爲謬說。以詆呵政府。爲直以剽襲法政。爲能墮禮義之防。成溜蠹之行。吾雖虛與委蛇。心殊薄之。仲英洞明世局。其對盧眉峯語。蓋尊禮女界。非薄視我輩。吾心殊切敬禮。今茲雖有經武北伐之議。吾專以紅十字爲宗旨。無論何時宣戰。吾必赴戰地。盡吾天職。仲英曰。今日女界所謂大放光明者。殆同煬竈。若秋光女士者。方爲如來指上之毫光。能使阿難立生神悟。仲英生平知己。舍女士無第二人也。秋光二頰皆頰。久久無語。

第八章 規戰

仲英留上海一日。歸時述卿已聯絡巡防隊。及各礮臺管帶。定策以巡防隊保衛租界。及鐵路車站。唯新軍無機關礮。乃規劃出密賞。能得機關礮一尊。予一千元。然鎮江形勝已爲旗兵立壁。述卿遂約仲英。僞爲遊人攬勝者。憑高窺其疎密所在。以便進攻。邇迤行近旗營。迷不得路。仲英進問司壁者。以向南門當何趣。兵告以須遵故道歸。前趣不可得路。仲英僞弗解。遂左轉。仰見高阜。有一小廟。遂同述卿踐危石而上。俯瞰旗營。歷歷皆見。旣歸。述卿發令。遣臧易二校。至京峴山。相度原隰。且偵察象山。焦山。二礮臺。射擊力之遠近。計鎮江西北門。瀕租界。進兵時。當直取東南。營度經日。伯凱仲英。咸與其議。明日林竹橋遣其弟治淵。賚書至。言事急矣。北軍已由秦皇島。以巨艦載入長江。抵鄂。我軍若得鎮江。卽可用礮臺。扼守狙擊。不聽。前仲英曰。此策固善。然士心雖附。而金陵未

下若悉。建業之衆來襲吾後。卽得鎮江礮臺。前後受敵勢。亦立蹶。初八日。陳生履雲至。自江寧言。兵心已渙。而主者尙極力鎮攝。不令蠢動。明日。三十五標第二營。左隊排長黃國輔家。忽爲旗兵檢得炸彈。全軍大譁。且立發。於是章明端木三管帶。議將各營分駐。仲英曰。新軍五營若去。其三兵力銳減。必難集事。公當極力止之。不聽行。述卿如言。然端木一軍已下船。章明二校聞言遽止。而謠譏遂四起矣。述卿鎮定。微示將校以意。謂舉大事。非持重不爲功。且持重非猶豫之比。司馬法曰。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重則鈍。鈍則不濟。吾今日亦求濟而已。旗人無故。決不開釁。諸君且靜候。予之號令。仲英曰。鎮江舉事。不惟宜規金陵。卽蘇州亦切近之災。不可不先聯絡。述卿曰。余已預籌及此。統領艾君琦者。予執友也。明日當往說之。迨述卿歸。而孫萌適分遣三十五標及三十六標新軍。分屯丹陽、高資、新豐諸處。述卿大震。已而章君至。述卿曰。孰爲君畫此策者。

今茲敗矣。章曰：兵心已動，不分駐，則將不受令而暴發。果公有命，吾及端木，與明君決盡死，無有退衄。仲英適在側，言曰：三君既屬同志，則咄嗟間仍可呼應也。時金陵帥府下令，各標營俱開駐秣陵關，然皆不予子彈，復以機關槍十三尊授鐵量，又以野礮十八尊授北軍。於是舉軍大憤，隱將槍礮撞針磨鎔，俾不良於用。仲英曰：金陵軍心如此，苟以人說之，可以得志。述卿曰：然。遂令嚴海至秣陵，令舉軍要求子彈。時三十五標已受令移屯，述卿與劉君成二軍，亦分駐劉駐竹林，述卿壁蔣王廟。

第九章 復滬

自武昌一倡，阨長江之上流，北向可由豫以規燕，而下游諸行省，清廷威力已不能及。上海一隅，尤爲民軍發源之地。英偉少年，及敢死之士，雲屯霧集，北嚮忤視，躍躍求逞。女界尤昌言革命，終日議論騰沸。外人以清廷不振，任用親藩。

知國勢傾頽。已不可救。乃嚴守中立。甚有隱相黨人者。而天津之法界。尤爲死士之淵藪。九月十三日日中。民軍猝起。據上海閘北巡警局。巡士聯翩歸附。爭向巡長索取子彈。租界以外。鎗聲如沸。逾時民軍進據巡警總局。立白麾。大書光復二字。颺於空際。能言者爭出演說。巡士右膊環以白布。商團防營從風而靡。居民大震。白晝閉戶。民軍逐戶勸諭。俾勿震懾。申正。民軍以敢死隊五百人。長驅入城。城中守備單弱。城樓立爲民軍所據。滬道劉燕詒已攜關防豫遁。囑其僚吏幕客。潛避洋務局。民軍入署。不戮一人。擲炸藥於川堂之上。大聲沸烈。火光熊熊燭天矣。繼至府署。郡朝已空。民軍亦縱火焚其大堂。繼至參將衙署。楊某出揖民軍。請自避讓。願勿舉火。災及平民。衆爲感動。遂不縱火。上海縣聞民軍至。亦從容出迓。言羣君舉義。鄙願所甘。惟獄中囚。皆萬惡不可赦。義師弗察。一追其死。則惡且愈稔。足爲義師之累。衆可其請。乃不釋囚。仍以兵環守之。

城中略定。遂議取軍械局。而局工正值罷役。民軍寥寥數十。衣白衣。袖間界以紅綫。力擲炸彈。崩聲隆然。守者爭出縱鎗。民軍死傷者共十六人。然尙力戰。忽諜言龍華有大隊來援。遂徹隊歸。明日遲明。民軍復進撲。再接再厲。官軍尙力戰。顧道梗援絕。軍無後繼。孔道之上。民軍均以巨礮扼守。官軍大亂。散走。民軍遂入領全局。將局中所積鎗械。立時俵散。上海通樹白麾。一色縞素。商賈貿易如常。西人見之。嘖嘖稱異。大張告諭於衢街之上。其文曰。我中華同胞建國於斯。四千餘年。均屬黃帝子孫。後因明末流寇之亂。被滿人乘危佔據。我同胞受其殘虐者。二百六十年矣。本軍政府。爲拯救同胞。恢復祖業起見。東南各省。已次第克復。上海爲通商巨埠。自應卽日收回。本製造局。雖係滿清政府設立。其實皆吸取我同胞脂膏。資以舉辦。且所造軍火。本以防外。今滿人欲以殘殺漢種。用心之險惡。吾同胞稍具識力者。匪不切齒痛恨。今本軍政府。已舉民政總

長經理局務。凡局內司事工作人等。務須一概照常辦事。聽受命令。毋得違誤。致礙大局。特示。上海既歸民軍。吳淞亦同時響應。十四日。通懸白麾。駐鎮吳淞之粵軍。望風投械。復立軍政分府。以所部轄於武昌。承爲中央軍政府。知黎公英武。足以集事也。於時士大夫擁巨資者。爭避地上海。伏匿寓樓。不敢舉踵外出。好事者。昌言此輩平日婪索飽其貪囊。今事敗。潛踪至此。吾輩出百死。成光復之功。轉爲貪酷者。捍禦其黃白物。因之邏偵四出。日竊竊然以馬車託名流。東請驅至租界以外。卽而縛之。榜掠千數。氣息僅續。必得資而後已。造謠者又紛傳某某爲政府間諜。將不利於民軍。宜盡其家。遣人中夜投書其門。謂爾不日難作。而奴輩亦因此脅劫其主人。探微揣端。動息皆爲主人之罪。公然坐索夜度之資於主人。否則啓戶納刺客矣。又互相賊害。乘間造訪。手槍猝發。防不勝防。名爲光復。人咸重足一迹。無敢微詞及於黨事。女界紛議北伐。盧眉峯顧

月城爲之倡。僉言秋女士無罪見戮。大開追悼之會。貽書東南諸省。健有力之女子。乃離叛其父母。斷髮急裝。爭趨滬上。入北伐隊。又苦無資。則分布酒樓之中。挾册求助。挑達子弟。因之恣與調談。一反唇間。卽指爲干犯。罰重金而求免者。日有所聞。李一雄。黃克家。貝醒澄。三女士。尤傲放無禮。衆以胡秋光博學有識量。爭推引之。秋光私歎以爲非佳兆也。見衆唯唯無敢輕出一語。凡會場議北伐者。握拳抵几。醜語間出。秋光但點首而已。衆亦漸漸輕之。以爲不足計事。秋光歸寓。默然。遂作書寓仲英曰。仲英先生足下。別後知君與述公。方規畫鎮江。述公持重。非萬全不發。然鎮江不得無以進。規金陵金陵唯天保城最阨。要徒取雨花臺。尙不爲功。吳帥儒者。不解兵事。且軍隊半已解體。所恃者但有北軍。今武昌已阨長江上流。而滬上又爲民軍。所有海軍中人人亦有光復之志。以說客動之。當立下北軍。但有直趨浦口向徐州而退。此着在我。意中想述公。

必。有。部。署。此。間。雖。名。光。復。而。女。界。中。尤。叟。擾。不。堪。戰。事。屬。之。男。子。乃。必。進。身。參。與。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試。問。數。處。光。復。何。者。爲。女。軍。衝。鋒。陷。陣。之。勞。乃。必。張。大。其。詞。侈。言。國。事。耶。近。者。以。軍。需。之。故。雖。名。門。閨。秀。亦。撰。冊。四。出。向。酒。樓。中。求。酒。客。助。餉。惡。謔。間。作。恬。不。知。媿。不。唯。不。敢。屬。目。聞。之。已。爲。赧。顏。而。爲。之。魁。率。者。尤。好。名。不。審。大。體。前。古。叔。季。澆。訛。女。變。多。在。宮。掖。今。茲。羣。陰。大。煽。乃。爲。意。料。之。所。莫。及。秋。光。身。亦。女。子。何。嘗。無。志。澄。清。唯。綜。觀。大。局。似。有。能。了。之。人。我。曹。只。能。如。歐。西。基。督。教。中。之。人。實。力。爲。痍。傷。之。英。雄。看。護。職。業。似。盡。何。必。雌。聲。而。雄。鳴。令。人。增。笑。此。間。清。寂。寡。可。語。者。仲。英。若。能。抽。身。一。至。滬。上。相。見。尙。有。所。言。秋。光。拜。啓。書。去。之。明。日。蘇。州。光。復。矣。

第十章 收吳

蘇撫陳德荃者。頗以宦迹著於陪京。庚子之年。至以身當巨礮之口。強敵爲之

奪氣。近建節姑蘇。人民亦頗心服。時清廷下罪己之詔。其辭曰。朕纘承大統。於今三載。兢兢業業。與衆庶同登上理。而用人無方。施治寡術。政地多用親貴。則顯戾憲章。路事朦於僉壬。則動違輿論。促行新治。而官紳或藉爲網利之圖。更改舊制。而權豪或資爲自保之計。民財之取已多。而未辦一利民之事。司法之詔屢下。而實無一守法之人。馴致怨積於下。而朕不知禍迫於前。而朕無覺。川亂首發。鄂亂繼之。今則陝湘之警報輒聞。廣贛之發端又見。區夏騰沸。人心動搖。九廟神靈。不安歆饗。無限蒸庶。塗炭可虞。此皆朕一人之咎也。茲特布告天下。誓與我軍民維新更始。實行憲政云云。時全蘇紳民。讀詔大悅。已聞北軍轟擊漢口。頗有無辜罹於煨燼者。報紙一倡。萬口譁噪。於是蘇屬紳士。聚而協議。且聞東南各行省。俱已宣告獨立。而滬上亦屬民軍。遂議推舉代表。往謁當事。時爲九月十四夜。滬上已一律通懸白麾。滬蘇隣毗。防爲官軍脅迫。民軍健者。

五十餘人。由滬赴蘇。潛赴楓橋新軍標營演說。新軍同聲譁諾。集合全軍。求子彈於主者。隊官莫禁。遂按名分給。十五日遲明。馬隊、步隊、工程、輜重、諸隊長驅入城。人人以白布裹袖。嚴阨閭門。諸門則遣兵分駐。於是隊長聯合諸紳入面陳公。請長此軍。陳公慨然領諾。唯勿苦百姓。萬衆呼萬歲。羣上大都督印。建高牙於轅門之外。大書中華民國軍政府江蘇都督府興漢安民城堞之上。皆白麾招颭矣。陳公既受事。遂立四部。以張伯直主民政。應德洪主財政。吳朝芬主交涉。以談巖爲司法。大張告諭。大要謂意見二字最爲可懼。其潮流所及。實足以亡國滅種。而有餘。大凡意見之起。綜由於權利之一念。日今志士組織敢死決死團。爲光復共和計。雖犧牲性命。尙所不顧。我同志同事。但期可以達其光復共和之目的。則犧牲其權利。更何足惜。蓋箇人有意見。則不能成團體。各團體有意見。則不能成一邦。各邦有意見。則不能成一國。相爭相軋。黨派紛歧。人

民。或。因。此。而。受。剝。膚。之。痛。尙。何。共。和。倖。福。之。足。云。哉。略下冷紅生日。嗚呼。陳公之見。何其遠也。當蘇州獨立之始。南北之見。初未融洽。及東南各省分立。都督藩鎮之局已成。陳公老謀壯事。已確知有後來之局。故豫宣此言。今日一一驗矣。顧茲書篇幅狹。不能着以長篇議論。轉使喧賓奪主。故不能不歸敘正文。十六日。軍政府得金陵諜者言。吳中已遣騎二千來襲。陳公聞報。立時下令。分兵兩支。水陸俱進。直趨鎮江。於是闔城驚擾。紳富之家。倉卒出城。城市一律閉肆。似有重兵壓境者。陳公遣數十吏。分諭諸門。秩序漸復。時蘇松常鎮太五大屬。人士進謁。稱述奠定之功。於是陳公遂有入主金陵之望矣。且臨時政府。方議籌設。陳公遂奔走於寧蘇滬之間。鎮撫無人。軍警各挾其自由平等之氣。概抗不相下。莠民乏食。漸漸出掠。旁縣而新軍排長。多少年輕狡好事。遮路人強下其辦。用爲喧笑剪辮者。大閩廣集多人。痛毆排長。崗警吹笛集衆。將排長擁護入。

諸捕房。遂歸留園紅十字會醫治。舉軍大譁。破曉長驅而出。沿道木龕一。一仆之於地。徑趨一區警局。彼此開鎗惡戰。旋軍政廳盧君。以兵鎮攝。軍警略定。自是之後。彼此尋仇無虛日。蘇垣雖名光復。而蕭牆之禍。岌岌然。人皆重足一迹。而陳公亦老病龍鍾。遂薦莊公自代。此爲金陵光復以後事也。自十三十四兩日。滬蘇反正。迅若迎刃而解。於是滬上王藹魯至鎮江。語林述卿以狀。仲英進。曰。蘇滬已定。則鎮江兵心愈難遏。鎮爲金陵門戶。武昌已據。建瓴之勢。吾鎮不先着手。吳帥以人代將軍者。則所謀均廢矣。述卿曰。善。遂集巡防營管帶張震、劉晉芳、龔育相。等分授機宜。並隱飭各礮臺礮日。同集蔣王廟。力轟旗營。舉烽於蔣廟高峯之巔。衆軍視廟前烽起。進撲。同時命三騎士傳語三十五標諸校。令作戰備。匆匆間。陶平南書至。言將與述卿相見於大觀樓。陶蓋革命巨子也。述卿至。陶言上海已光復。蘇州亦下。且得軍械局軍火多。而金陵方盼子彈。宜

以人往得二百人足矣。述卿遂微以軍中部署告平南。平南授以四百金。言留此以資運費。述卿遂歸蔣王廟。而白額虎至。抵掌話至遲明。

第十一章 完鎮

仲英連日佐述卿筆札。兼籌規取鎮江之策。得秋光書。幾不能覆。述卿既往大觀樓。乃伏案作書報秋光曰。秋光女士惠鑒。得書讀至數十遍。已縫錦囊佩之。胸際矣。天下見地之高。持論之正。料事之精。寧有如我秋光者邪。鎮江都統昏瞶不習戰。旗丁貌爲訓練。暇則籠百舌飲醇酒。用自娛。適人無戰心。林述卿謀自蔣王廟。以巨礮下瞰滿營。一轟當立潰。唯新軍三營已分駐丹陽。高資。新豐。諸處精銳可用者。特蔣王廟一軍。顧東南大勢。民軍已得其要領。兵民咸惡親貴之貪。沓誤國。吾思不舉則已。舉則必濟。計此間動兵爲事。不過三日。女士所辦紅十字會。如何被創。壯士果得姑射仙人爲稱。藥量水卽被巨創。定無不愈。

矣。唯此事非合羣不爲功。籌費固賴之公家。然擇地必須嚴潔。病人便旋之事。固需男工。但以床席裊褥種種言之。費已不貲。滬上女界諸名流。有無柄握務。乞詳示老叔母長齋繡佛。足不下樓。未知遲青軒中。邇來增幾許佳什。雄於前數年。東塗西抹。間爲詩詞。從軍以來。一切都廢。願爲女士之故。轉生我拈弄翰墨之心。林述卿亦問爲小詩。琅琅可誦。在今可云儒將。異日女士能至鎮江。可以與述卿相見。其夫人已居滬上。頗鎮定。不畏死。亦女中之傑出者也。秋氣已深。諸唯衛攝不備。書訖。述卿歸。飭各隊官。每隊出兵二十名。赴上海領子彈。並同時下令。以王子澄領蔣王廟軍。以許仍士領劉營軍。翌日出發。是夜軍中人受令備戰事矣。十六日孫萌至軍。飛柬招述卿赴飲。席間語至忼爽。言鎮江可圖。述卿曰。統領知旗營兵額實數乎。統領知各礮臺客兵實數乎。孫萌曰。否。述卿曰。然則詎易言攻取之策。且前日統領分遣諸軍散處丹陽、新豐、高資之

間。信息。睽隔。咄嗟。號召。爲難。孫曰。此非某意也。述卿曰。軍中意頗異同。謂公尸之。孫譁辯。不承。述卿遂以質言動孫。請將散駐新豐、丹陽軍隊。集京峴山攻城。留明字一軍防高資。孫大韙其議。時談維城適在座。微語孫萌曰。林君部署。井井有大將幹略。不如以此軍屬之。孫諾。登時請述卿長此軍。時軍中聞孫萌來。頗不懌。迨聞以大權屬述卿。始悅。十七日。發令移營趣京峴山。十六夜。仲英屬稿發文告。伯凱則宣告諸軍。倥偬至遲明。人人各以白布纏臂。衆擁林述卿出廣場中。諸軍環列。舉槍爲禮。後靜默一無聲響。述卿乃亢聲爲衆演說曰。自愛新覺羅氏入關。據有中夏二百六十餘年。種族旣殊。漢種慼慼。蝓伏威稜之下。貴賤之辨。旣嚴。囚奴之辱。無愬。顧物極必反。漢種自知慚慨。故力謀反正。復我漢民威儀。然前僵後踵。經斬殺剗刈。仍不少屈。憤鬱旣深。故武昌一呼。應者四集。今蘇滬諸處。以次收復。鎮江一隅。寧非漢種所屯聚者邪。諸君子不以某爲

不肖命長。此軍某不敏。願執鞭策。從諸君之後。傾此政府。冀有重見天日之期。卽爲漢族再興之日。謹與諸君約法。一爲嚴守軍律。一爲從令。一違法必懲。無憚親故。一自宣布獨立後。兵給雙餉。戰時給養。均出公家。演說後。諸軍呼萬歲。遂改鎮軍三十五三十六兩標。爲鎮軍第一協。以端木元森統第一標。以明楡林統第二標。全祖興爲總執法。遂頒軍令曰。象山。焦山。兩礮臺。向城轟擊。礮聲動城中。自有內應。劉協統率第一標。一二兩營。趣東門。猛攻。入城後。在道署集合。端木統帶率第二標。一二兩營。趣南門。入時。撲旗營。至都統署集合。第一標第三營。屯京峴山。爲總預備隊。攻城時。專聽京峴山舉烽。拔隊進撲。領軍則居總預備隊。以便策應。是夜傳檄四出。均仲英屬稿。十八日黎明。軍中一一受令。將於夜中舉事。述卿遂以書寓程都統曰。漢族受滿人陵侮。垂三百年矣。文字之獄。動致赤族。捕奴之律。禍及鄰毗。漢將有功。則滿人尸之。官中美利。則滿人

據之。不耕而食。竭四海之力。養此庸懦。無階而貴。雖萬惡之罪。均與洗宥。顧僥倖無持久之計。讎仇有必復之時。今天下共和。鎮江不能獨爲貴。都統所有幕府。已集兵城下。深恐不先奉白。猝爾乘城。不惟於大義有乖。且恐有無辜見累。貴都統當相時度。勢自明去。就如願釋甲。當於得吾書後。將旗營兵械馬匹。全數錄交轅門。當以客禮相見。謁誠奉白。幸乞三思。程得書大震。集其所部籌議。顧聞防營及各礮臺。已悉入民軍。且衛兵及巡防隊。亦已外嚮。知不能戰。且前一夕。紳商集合公署。乞解兵柄。聽民軍入城。而旗營又多半逃潰。人不任戰。程太息報書請降。程自念身爲清室重臣。力屈勢窮。義宜自裁。遂縊而死。而城外諸軍未之知也。時諸軍俱集京峴山前。待蔣王廟舉烽。各營分配地點已肅穆。靜待嚴敵。下視各村田牧如恆。初無驚擾之容。述卿謂仲英曰。此文明之師也。顧伯凱安在。仲英曰。已隨劉協統趣東門。述卿曰。賢兄殊有膽智。而仲英文彩。

殊過其兄。語已大笑。時各礮臺咸以人至司令處問開礮當以何時。述卿言程都統已投戈降。鎮江不血刃矣。午正整兵入城。全城安堵。紳商集面元戎。遂尊林述卿爲鎮江都督。

第十二章 女箴

鎮江既定。文告絕繁。述卿日出面賓客。夜治軍書。眠食都廢。仲英左右之。不遺餘力。忽得陶君朴清滬上來書。述卿遂遣仲英至滬。與陶相見。陶述江寧消息。非佳。言將舍滬而趨鎮。助述卿理軍中事。時仲英居春元棧。午前出飯。座客所談多金陵戰事。言人人殊。仲英獨酌。猝有人以手拊其背。駭顧則一青年女學生也。其後尙有一人。年三十許。狀如女教習。執冊求助餉。上有署名。捐小洋一角者。意殊輕蟻。女學生自言徐姓。然猥佻不類閨秀。隔座有一少年。奪去其冊。細審作游語。女學生亦就與調談。久久始書捐助一圓。客又出紙菸分授二女。

二女亦各出紙菸報之。笑謔間作已而復至仲英席間。仲英展冊則女子勸捐會啓也。中有吾神州女同胞。素以慷慨俠烈聞天下。寧乏急公好義之人。特欲自効而無路耳。並尊程夫人爲會長。詞語堂皇而求助者則出之以婉媚。仲英默歎。遂捐十元。女學生稱謝無已。仲英飯已。匆匆下樓。沿道見有女子斷髮者。仲英駭然問諸道中人。則女子北伐隊也。急裝短後。與男子聯臂過市。此爲滬上。前此所未有者。蓋禮防旣潰。人人無復以廉恥爲恆矣。仲英俯首太息。命車至秋光家。適有繡幃停於門外。刺入見座中。有少年貴婦人。見仲英。迎笑稱曰。仲英先生。適同林都督成大功於鎮江。吾女界中震英雄之名久矣。今日面君如面。都督仲英曰。下走萬死敢冒昧。問女士貴伐及族望。秋光代爲介紹曰。此江南負盛名之貝清澄女士也。仲英鞠躬曰。大名久被寰中。今日何幸得挹清芬。清澄曰。神州陸沈均當軸。諸人附滿之過。今當整兵北向犁庭。掃閭吾女界。

中已聯合多人興經武之軍努力北伐異日燕京相見把酒爲歡吾輩脫去數千幽囚復得參與政事寧非女界中放大光明想仲英先生爲吾輩思之亦當曲踴三百也語次頻頻顧視仲英以仲英偉碩而白皙清澄顧之悅甚仲英方欲有言而秋光已以日止之仲英乃唯唯不敢作答清澄微覺含笑無語遂起立曰今日會中尙有評議因出表視之曰尙有三十分鐘屆期矣遂與仲英堅訂後會匆匆登車而去仲英謂秋光曰適來貝女士大言炎炎聞之脅息秋光笑曰君以爲何如者此君習得報章中無數套語動曰滿奴漢族不言北伐卽曰參政貽書遠道爲遼闊難企之詞以聳女界使閩粵諸省無識之女子冒昧決其親故斷髮易裝附海舶而來中道遇颶嘔吐淋漓昨日至者數十人病態支離弱不能舉經人招待於某逆旅小樓中狂呻終日有泣下者此等弱質謂能犯隆寒以向北庭在風雪彌天中執槍與燕趙少年角勝乎嗟夫仲英吾亦

女子恨無儀秦之舌。以消釋其謬。想仲英曰。適貝女士所言。亦頗慷慨。秋光曰。謬爲慷慨。人孰不能。女子固有職分。譬如佐夫子治官書爲女學堂。司教育。以愛國大義。自教其子。卽不然。學堂督教之仁心。爲創人看護。至於梁紅玉之事。僅得諸傳聞。亦特言擊鼓助戰而已。非身臨前敵與金人接仗也。劉子曰。雲霧雖密。蟻蚓不能昇者。無其質也。吾亦曰。政務雖替。軍政雖靡。女子不能與者。非其分也。蓋嫉妬之心。一生則眼前大勢如障。十重雲霧。名爲才士。一拘黨見。則媚嫉之心。立肇。無論事之是非。勢之成敗。唯擁護其黨。爲上着。仲英試拭目觀之。後來國會一開。政黨之爭。必烈。共和大局將立。敗黨人之手。矧女子妬心。十倍於男子。一經執着。百折不回。試問大政一落。其手流失。敗壞尙何可問。仲英歎曰。靜聽君言。不能不節節中要。唯如此持論。將何以處同黨之人。吾甚爲女士危之。秋光曰。仲英危我。我亦自危。幸在會中。適自承看護職役。凡彼喧天議。

論炙手威棱。吾咸不建一謀。不樹一義。彼蠢蠢者。方以我爲愚駭也。爲時非夙。仲英得毋飢乎。仲英曰。適飲自小樓。遂述其所見之狀。秋光色頽。蓋爲女界抱媿。久乃言曰。尙有過於此者。幸仲英勿以菲薄之目光。矚及溷濁之地。語次。忽曰。鎮江收復。不戮一人。聞述公部署井井。令人心服。髯參短簿。仲英必居其一。計日當規金陵矣。近者金陵消息如何。仲英曰。非佳。今晚當趁車回鎮。願心中旬。秋光停目不瞬。彼此相視。可數分鐘。仲英興辭。秋光微喟。送至門次。至仲英之車。輓輓出巷。始翩然入。

第十三章 聞敗

二十日。仲英同朴清至鎮江。述卿接見。憂形於色。仲英問狀。述卿歎曰。敗矣。余方邇居此署。也。道署時見第九鎮工程隊官戴成文。徬徨門外。時來客如麻。余酬對不暇。已而侍者言。有戴君者。請獨對。戴入。倉卒言十七日金陵已動兵矣。余

聞言頓足曰。子彈毫無。焉能作戰。戴曰。金陵城中。有蘇彬者。約爲內應。機事弗密。而城外之混成協司令官。尤躁急不諳兵略。悍然冒進。過緯河。出花神廟北端之雨花臺。江防守兵。遂開礮向我軍彈射。步隊兩標。則抵姑娘橋。曹家橋。南端。聞騎兵陷險。紀律遂亂。收隊後。司令官命三十四標。乘夜占雨花臺。三十三標。則趣雨花臺西側。戰時。三十四標一小隊突入敵陣。而敵軍用機關槍。彈下如雨。雖將雨花臺三面兜圍。訖無成功。我軍彈盡。遂退守曹家橋。憑高設險。而城軍忽突出。襲我司令部。及衛生隊。將負傷兵及病軍。盡行屠殺。並折赤十字旗。主者已退至高資龍潭一帶矣。余方焦悚間。而孫萌已至。乞援。余曰。鎮江甫反。正在在需兵。且五營中子彈僅六萬顆。縱使悉師而行。亦不能下此堅城。且此間百凡草創。都督遽行。不惟搖動人心。而匪徒亦將竊發。孫君無言。力求出兵。余不得已。已發遣防禦高資之第一標。第一營。管帶王浩然。以所部往援矣。

仲英曰。子彈未齊。奈何輕舉。管子曰。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又孫子曰。攻而必取。攻其所不守也。今器已敗。窳而不全。而復進攻其嚴阨之地。吾器窳而敵備周。如何可勝。第一標之師。雖往無濟也。述卿亦焦煩不已。時白額虎至軍。述卿令往說駐守南京海軍諸艦隊。午後金陵潰兵紛紛至鎮。述卿遣人招待。而陶朴清有幹才。述卿遂屬之以民政。以陳伯萌孫肩虹二人爲參議。然雨花臺旣敗。警報日數至。並言北軍且至。人人重足而立。白額虎適歸自江上。述卿遂署爲統制。敵氛旣迫。上海蘇杭援兵均未到。述卿飛電四出。上下皇皇。迨晚。仲英方伏案治軍書。而門外炸彈斗發。府中大震。衛士出槍戒備。騎士十餘咸拔劍趨述卿門外。環立擁衛。鄭維城去外衣。持手槍出視。已而舍人入言。旗人二十餘以炸彈襲擊。仲英投筆曰。亂黨不可留。一一取而殲之。否則立驅出城。述卿曰。王仲英君乃不聞前清入關時。驅逐病痘之百姓乎。當時百姓病痘者。攝政王

多爾袞令驅之四十里之外。盡室皆行。滿兵遂入取其家具。俾之一空。而痘童道死無算。家人流離之狀。不堪屬目。今日旗人以報仇之故。擲彈府門。其罪可誅。其心可諒。且吾尤不能效多爾袞所爲。夜中無分良莠。盡驅出城。彼果繳出凶器以兵監之。蓋可恕也。仲英太息稱仁不已。是夜漏盡四刻。鄭元至軍政府。趣述卿起。言軍艦十五艘已歸民軍。述卿卽令鄭元爲之撫慰。先是述卿與仲英議以白額虎之爲人勇而多詐。令之游說海軍。白乃令盧鑑挾炸彈隊數十人至下關。登舟脅劫。於是楚豫等十五艘均就撫。時有人稱某公知兵者。述卿笑曰。見危則趨。起據勢則驕狎。見利若酣。蠅之醉。腥毒蛇之奔穴。此人在軍。吾禍不遠矣。而白額虎者。雖助民軍。然反側陰賊已而。述卿之功。果爲二憾所掩。仲英至事後。恆引以爲恨也。是時述卿大置酒。宴各艦長於軍政府。述卿病嗽而暗。然尙能演說。賓主歡洽。遂通電各處云。軍艦中如鏡清、保民、聯鯨、楚觀、諸

艇、虎威、江平、江元、江亨、建威、通濟、楚同、楚太、飛鷹、楚謙、各艦。於二十二日。由敵軍聯絡。一律歸順。本月在軍政府開陸海軍艦聯絡大會。立誓合攻金陵。并於軍政府增設海軍處。各艦艇公舉司令長。組織完備。一致進行。謹聞。電去後。述卿遂謁司令於洋務局。相見歡悅無間。坐次。浙江支隊長朱君以浙師來會。述卿進曰。北軍之覬高資。非一日矣。顧扞禦強敵。非礮隊不爲功。今浙軍既有礮隊。一至高資。則彼間軍心當立定。朱君謝以疲恭。當休息。述卿曰。吾已得諜。城軍必不犯高資。浙軍至。匪惟軍心安。而威力亦偉。此去高資。特小時之功。今隊長留此不進。脫高資之軍。前懾城軍。營無礮隊。震恐致潰。大勢且岌岌。朱君悟。下令拔營。時餉糈奇絀。通電各處。咸有報章所籌。但逾萬數。主兵者力主進攻。述卿苦諫不聽。

第十四章 圖寧

時進趣金陵之軍。俞司令及朱隊長皆主立發。述卿持重。彼此議弗決。仲英憂形於色。正無聊間。侍以京函入。則家書也。仲英自鎮江光復後。凡三上書。均不得老人手迹。此函較平時爲厚。知有長書。卽展讀曰。諭雋雄二兒。自雋招雄南下。余已不復置念。何者。爾兄弟自信爲革命。鉅子老人則固清室宦裔也。自北軍入關。順康初政。固不見直於漢族。然多爾袞。袁鰲。拜相繼枋政。二帝幼冲。動爲所刼。以後亦漸習漢俗。尙無邪辟。騫污之行爲。而德宗尤孳孳於立憲。汝兄弟當已前聞。不圖武昌夜呼。而海內立時崩析。鎮江之役。至兵不血刃。而闔城外嚮。事乃大奇。今乃知種族之辨。雖九世之仇。猶復也。老人別有懷抱。與汝輩不同。汝兄弟好自爲之。劉向心爲漢室其子。與之異趣。要之近年以來。三綱之說已廢。老人胡敢以庭訓相加。致乖骨肉之愛。林公述卿本有志之士。不日間將進趣金陵。然旣稱同胞。自不以多殺爲威。孔子言與不言。胞。胞字見諸西銘。則

張子之言也。新人稱謂實本舊人。願林公迴環此同胞二字之義。則後此功名當未可量。武昌一變。東南瓦解。九月初八日。使館繚垣已洞。舊塞之竅孔孔皆礮眼也。此孽種自團匪。雖寸鬻端剛之肉。寧洗此辱。重陽日。聞太原兵變。灤州德州以次淪陷。陶王尙有心。知大勢已渙。九廟且不血食。痛哭彌日。二日盡腫。連日陸軍第二十鎮統制張繼祖。合詞陳奏。以十二事要君。詞語凜烈。朝議防有清君側之師。已一一可其奏。而太原之變。陸中丞全家殉節矣。陸君與余會食。可數次。禮重其人。不圖今日戕於亂軍之手。茲事爾兄弟聞之。但付一哂。若老人者。固有倒峽傾河之淚也。隆裕太后已發內帑。犒漢陽光復之師。胡以不過武昌。莫得其解。十二日。聞用袁項城爲內閣總理。以魏午莊尙書補湖廣總督。余謂武昌尙懸黎氏之手。魏尙書何由受代。十五日。以吳祿貞撫山右。吳英年慷慨。聞亦陰主革命者。朝廷欲羈縻其人。竟中刺客。亡其頭。此時東南半壁。

已成割據。雖北來將帥如飛。亦未易着手。爾兄弟善事林公。余尙老健。日讀文山指南錄。間亦作詩。多傷時之作。不汝示也。仲英得書笑曰。阿翁理學中人。自有此語。然時會所趨。吾亦不得不爾。非敢顯悖庭訓。三綱之說。君臣一倫。新學說中無是也。若父子夫婦。吾家綱領。固在身從。何來又安敢悖。讀訖。命侍者寓高資示伯凱。時鎮江已動兵。述卿命白額虎率揚軍七營。巡防四營。渡江趣六合。攻金陵之右。蓋用謀言。某軍輜重悉屯浦口。令白額虎絕其後路。白欣然以師渡江。述卿自領攻寧之師。仲英亦挈鎗從行。道中述卿令作書告陳德荃曰。丹陽都督惠鑒。敵氛已迫。不下石頭。東南之基楨不固。僕擬身率陸軍。一面召集海艦。合擊浦口。一面已飭由統制率巡防。合揚州軍隊。要截某軍北行之路。惟兵力單弱。聞江陰尙有巡防五營。並工程一營。請公飭赴浦口。阨守防其東。下揚通。使人民踐蹂。願公通籌全局。迅賜施行。尋得覆書。工程一隊已赴句容。

留此五營以守江陰。不能動也。鎮軍遂邈迤向石頭矣。

第十五章 用間

石頭城者。東以赤山爲成。皋南以長淮爲伊。洛北以鍾山爲曲阜。西以大江爲黃河。此言南都之勝。等於北都者。六朝以後。明太祖曾建都於此。迨及燕棣始都燕。以此爲陪京。直至洪楊之役。南都遂成瓦礫之場。元氣久久未復。然形勝仍存。可以阨守。古無礮臺。但守陸而不備水。取金陵者。陸軍多向新亭一路。今則礮臺阨塞處。其險有五。曰烏龍山。曰幕府山。曰雨花臺。曰獅子山。曰富貴山。此外尙有紫金山。純乎天險。用爲屏蔽。烏龍去城六十里。前臨大江。有二十一。生礮二尊。可迎擊龍潭進趣之軍。隊幕府山。礮臺足以守護齊化門。富貴山之礮。可擊朝陽太平門外之軍。隊雨花臺。臨句容獅子山。備下關。此非聯五鎮之兵。佐以礮隊。萬難爲功。而鎮軍不過一鎮。騎兵八十。礮四尊。浙軍。蘇軍。礮騎略

具。然。亦。寥寥。滬軍僅一千六百。城中旗兵。合北軍。數逾二萬。騎兵二千餘。主客之勢。既殊。勝負之局。可定。述卿謂仲英曰。北軍能戰。而又據天險。勢不可與爭鋒。當日。洪楊挫敗之餘。李臣典。蕭孚泗。諸人。迸命兜圍。僅乃尅之。然尙以地道進。今工程隊能任此否。仲英曰。然則仍用收鎮之策。隱中聯絡礮臺守者耳。述卿曰。然。遂以說下官承綱及汪虎二將。汪官旣降。諸臺望風款納。城中主兵者。防礮臺。潛通民軍。下令將蒞臺。檢覈諸將。諸將潛取礮機。歸鎮江。及黎天生軍。佔領礮臺。各礮臺一時同下。乃廣布間諜入城。多印刷諭降之書。清將校。余明勳。遂爲述卿所用。將城中所有部署。繪圖示民軍。蓋未戰之先。已了了洞澈敵情矣。聯軍雖有同袍之義。然勢同烏合。謠誣起如雲浪。述卿焦思。五夜不寢。將奉身求退。仲英極力勸止。時議急於進兵。而鎮軍中尙有一隊。槍礮未及整備。時已改推程德荃爲海陸總司令。定策與述卿合。梁喬丹者。老謀壯事人也。易

帥之謀。均梁主之。且以書告述卿。人言可畏。善爲之備。初六日。大軍前進。駐馬羣。得鄂中急電。言漢陽危甚。仲英曰。此電宜祕。出則軍心必亂。遂草檄飭兵艦數艘赴援。初七日。程公德荃至軍。時幕府山礮聲已動。蓋內嚮以轟北軍。而浙軍在孝陵衛。與北軍接。大勝。而述卿軍進駐林莊。居破廟中。地溼如膏。以稻草鋪地。厚尺許。坐臥其間。夜得鄂中急電。言武昌血戰六晝夜。敵軍火器較利。我軍堅守武昌。乞以海陸軍隊。星夜接濟。述卿覆電。已以兵艦數艘赴援。此間稍定。卽發陸軍。初八日。進兵。述卿進謁俞司令。司令述鄂中危急。且言北軍已由津浦南來。述卿告以白額虎已阨浦口矣。時幕府山彈盡。而滬上續運未到。炸藥藏貯至夥。顧無電力。不能發。而軍中已下令前進。述卿危之。延陶參謀定策。陶以命令已發。不能反汗。述卿大憂。是夜鄂中急電再至。而宋漁父來電。言與黎同。述卿遂飛電海軍。趣其急進。時已潛遣小隊。隱埋炸藥於朝陽門外。夜中

接戰。槍聲如沸。述卿急裝登紫金山。望朝陽門。巨礮一聲。屋瓦皆震。聞雨花臺有衝鋒聲。而朝陽門槍聲亦益烈。迨曉。槍聲漸稀。衆皆以爲城破矣。已而三十四標譚排長至。言昨夕親赴城。瘞埋炸藥。城內忽出炸彈。適觸炸藥。作奇響。非城破也。彼此相顧懊喪。述卿建策攻此巖城。非巨礮不爲功。俞司令遂飭祁豹嘉赴滬運礮。述卿以獨騎歸營。道中規劃。非得天保城。則全軍均無柄握。遂決計以鎮軍攻太平門一路。午後陶參謀至。言俞司令圖天保城。舉軍無肯行者。述卿奮然曰。生死分也。尉繚子曰。衆已聚。不虛散。兵已出。不徒歸。非吾軍居前。敵決無敢死之人。今當大聚鎮兵。而申討之。俾人人盡其死力。方能成功。陶君曰。吾以死助述公爲之。述卿呼仲英曰。仲英。試同行事之成敗。係此着矣。

第十六章 誓師

讀吾書者。當知革命非易事也。非驕王弛紊其權綱。非奸相排窄其忠讜。非進

退繫乎。昧請非賦。斂加以峻急。非是非顛倒。使朝野闇無天日。非機宜坐失。使利權蝕於列強。非腴四海之財力。用之如泥沙。非出獨夫之威稜。行之以殘殺。非無故挑邊。任邪教興師於無名。非妄意憤軍使天下同疲於賠款。而國又烏得亡而革命之軍。又胡從起。觀辛亥一役。武昌義士之閔。特出於不平。乃不圖一擁立黎公。以正大光明之心。迹循弔民伐罪之塗。轍天下不期同聲而響應。而林述卿者。固黎公所心賞之人也。蓄大願而寡私心。任難事而懷死志。願功成見忌。幾爲人所甘心焉。林氏遂怏怏於鄉里間。今年執業吾門。聽詩義及史記。乃未幾而淹然逝矣。書中所謂白額虎者。卽躬行暴亂之人。當日乃爲述卿舊部。使述卿在者。自能以精誠感格。使之勿動。今何如也。顧述卿戰略文采。爲異日史中所必不廢之人。而誓師一節。尤有精誠。卽辭說亦佳。原文存彼筆記之中。今吾書中文字。則略爲潤色者也。時述卿與陶參謀同行至堯化門入壁。

起。余。管。帶。傅。青。宣。布。司。令。之。意。余。言。日。兵。三。夜。失。眠。矣。述。卿。曰。有。急。令。須。聚。衆。而。宣。告。之。余。卽。吹。角。半。炊。許。衆。始。大。集。陶。君。對。衆。宣。言。曰。諸。君。累。夜。失。眠。矣。兵。間。勞。苦。初。無。主。將。偏。裨。之。別。須。知。此。來。金。陵。豈。爲。利。來。亦。豈。爲。功。名。而。來。天。下。困。弊。政。久。矣。武。昌。旣。倡。大。義。則。我。輩。不。能。不。刷。漢。種。之。精。神。力。圖。光。復。須。知。武。昌。四。戰。之。地。非。得。金。陵。則。前。後。受。敵。武。漢。亦。不。能。有。天。下。事。有。前。進。一。步。可。以。全。萬。姓。之。命。後。卻。一。步。卽。以。敗。垂。成。之。功。鄙。人。卽。第。九。鎮。創。始。之。人。隊。中。上。至。官。長。下。至。日。兵。當。能。相。識。清。初。之。鄙。棄。綠。營。有。同。芻。狗。以。兵。籍。出。自。招。募。其。後。踐。之。一。如。奴。隸。其。委。化。也。付。諸。蟲。沙。二。百。年。來。雖。曾。胡。之。能。收。復。東。南。半。壁。而。綠。營。之。士。清。廷。初。未。嘗。目。之。爲。功。人。鄙。人。進。策。辦。此。徵。兵。卽。冀。稍。通。兵。學。明。種。族。知。向。背。預。存。今。日。革。命。之。用。今。武。昌。一。倡。應。者。四。集。近。觀。楚。皖。遠。視。閩。粵。滇。黔。均。已。一。一。響。應。則。金。陵。亦。在。唾。手。之。間。吾。軍。果。一。振。作。敵。無。戰。心。必。然。解。體。

此卽漢族重見天日之期。事機萬不可失。林都督與諸君同其甘苦。數夜以來。亦未嘗帖近牀席。今日事勢已偪。非得我輩同心僇力。進趣天保城。得其要領。則曠日持久。大屬非計。鄙人以往來奔走。舊疾復發。夜來呻楚不堪。今日特力疾與諸君布其膈臆。願同心膂。下此嚴城。陶君演說後。大嗽不止。衆爲動容。述卿乃繼進宣言曰。僕自京峴山導諸君至此。近一月矣。此一月中。事勢萬變。然箝揣敵情。似有可乘之機。操必勝之要。顧僕方往來籌畫。上商司令。下謀幕僚。無暇與諸君晨夕相見。或且謂僕爲苟且之安。須知頓兵嚴城之下。不勝卽敗。敗則僕爲禍首。何利之圖。而敢惰其官骸。不爲全軍謀勝利耶。近聞飛語。謂僕暱於原帶之營。此語亦不爲無因。天下有不可告人之勞。厥狀似逸。有不能共喻之苦。其心似私。然不白之無以釋。大衆之疑。容忍之。轉以爲全局之梗。鎮江反正以後。僕卽開足額兩隊。赴青江浦一帶防勦土匪。招撫地方。軍無後繼。供

億亦缺。饑餒在所不免。然以僕平日交誼。隊中尙無閒言。所餘不足額兩隊。爲數祇一百五十名。旗營日形不靖。諸君之所知也。晝夜枕戈防旗。人竊發。僕與此軍同命。心憫其勞。顧安危所繫。則亦不暇顧恤。然日中尙須搬運服裝器械。糧食均恃此一百五十人。直同苦力。不類徵兵。正以知主將之艱虞。故不生怨咨。審上下之同力。故無敢廢怠。而僕亦以此安之。特較諸君三夜之不眠。其勞亦復相埒。依之舊有之部。原是同胞。詎諸君與我共事於此。獨非同胞耶。夫漸漬之久。則膠漆解。堅浸潤之至。則骨肉乖析。彼讒人之口。正欲解吾膠漆之堅。而析吾骨肉之愛。諸君又安能聽之。至今日僕之鹿鹿兵間。未曾與諸君親密者。亦自有故。金陵天險。徒恃鎮江一旅之師。雖人人勇悍無畏。然亦須軍有後繼。故蘇浙二軍。僕不能不少加延接。聯絡二軍。卽所以擴張吾軍也。然徒恃陸戰。而無水師。以補其闕。則戰備疎。故僕又息息防艦隊之。不吾助。則極力爲之。

部。署。況。雨。花。臺。潰。散。之。兵。麇。集。鎮。江。不。惟。兵。械。毫。無。而。衣。服。尤。形。凋。敝。則。不。能。不。爲。設。法。編。成。一。軍。且。僕。以。都。督。兼。民。政。則。設。員。分。司。在。在。耗。其。精。力。又。敵。氛。近。在。咫。尺。不。能。不。用。間。諜。以。上。尙。有。應。辦。之。事。宜。莫。逃。之。責。任。所。苦。者。鎮。江。反。正。後。存。款。不。過。十。二。萬。兵。力。旣。已。驟。加。艦。隊。又。復。駢。湊。一。月。之。需。應。四。十。餘。萬。則。求。協。餉。於。鄰。省。是。誰。之。責。嗟。乎。諸。君。僕。亦。與。諸。君。等。爲。日。兵。耳。諸。君。責。任。只。在。前。無。堅。敵。奮。不。顧。身。僕。則。兵。食。兼。籌。包。羅。萬。有。諸。君。謂。僕。尙。有。一。息。之。安。耶。彼。留。屯。鎮。江。之。衆。怨。僕。不。遣。赴。前。敵。令。彼。立。功。而。奮。勇。前。敵。之。兵。又。怨。僕。不。留。屯。鎮。江。使。彼。蘇。息。今。使。僕。有。行。雨。之。力。處。於。洗。衣。與。種。稻。之。間。彼。洗。女。日。欲。吾。晴。而。農。夫。則。日。求。吾。雨。諸。君。試。思。以。何。者。爲。當。雖。然。抱。扑。子。有。言。謗。讟。不。可。以。巧。言。弭。實。恨。不。可。以。虛。事。釋。今。日。僕。之。宣。布。初。非。巧。言。卽。諸。君。之。與。僕。亦。無。實。恨。今。當。屏。去。他。說。以。軍。事。爲。前。提。僕。今。拚。命。明。日。將。往。攻。天。保。城。知。諸。君。壯。往。

與我同志必能與我同命。或且有謂僕貪天之功。使萬骨皆枯。成一將之功績。我敢對衆立誓。寧垣一破。立將鎮江都督取銷。示不貪利祿。專圖救民於水火之中。果諸君不信吾言。則城軍亦必不能留我生命。此軍一陷。則蘇浙一帶。殘殺自不待言。漢族再無伸眉之日。蓋我軍所處形勢。在萬死一生之間。不進亦死。然不進之死。死尙無名。不如爲孤注之一擲。僕願與諸君頸血同膏。原野亦所誠甘。脫天佑民軍金陵一下。則千秋史冊均有爾我之名。嗟夫。男子死耳。何惜此七尺之軀。不爲四萬萬同胞吐氣耶。言盡於此。幸自努力。述卿語後。各兵神宇飛揚。人人咸有喜色。述卿知可用矣。遂令歸伍。明日聽令。

第十七章 督戰

天保城較紫金山略低。民軍若抄東山小路。攀援上紫金山之頂。憑高下瞰。則天保城仰面迎敵。在勢爲勞。述卿策定。令仲英出地圖。一一加以小簽。時述卿

居堯化門外小屋。小窗北嚮。不能得日。屋宇沈黑。一榻一案。仲英則席地而臥。日中非乘燭不能治軍書。將校亦時集此小屋中。可數十人。述卿覆述誓師之言。矢以彼此同命。因出地圖示以進取之要。衆皆曰然。述卿遂令選精卒二百名直趣紫金山。正摒擋間。統帶李玉崗、楊韻高入言。鎮軍第三標已到。遂以進攻天保城之策詳示二君。二君咸曰。此策深中機宜。述卿遂下命令。令佘傳青以精銳二百由岔路口村後潛登紫金山。一令李玉崗率所部赴蔣王廟仰攻天保城。時先鋒隊馮清典至。述卿遂令至藤子樹協攻。述卿示以地圖。馮粲然曰。吾初至如盲。得圖眼光大廓。知所以處敵矣。意氣甚壯。初十日遲明。遂移兵向堯化門。行道遇衛生隊。有西人數輩。問移兵安往。述卿曰。攻太平門。八時許。各營俱依令出發。述卿則賃居一賣漿家。以蘆席和泥爲壁。參謀及仲英諸人均籍藁坐。述卿挾仲英諸人赴岔路口督戰。時山上槍聲如沸。城上飛彈往來。

於空氣中。蚩然若流星。仲英挾鎗將赴城下。述卿立止之。不可。時有衛兵飛馳。稟白言參謀及談維城已得攻城巨礮。引至。述卿卽以敢死隊六十名護衛而來。礮至。仲英請率之行。遂曲折輦近天保城。城外兵屯如蟻。礮煙濃黑。煙消見城上北兵無數。咸引鎗下擊。仲英引巨礮向兵多處轟然一聲。適中城堞。城崩數尺。磚石雜人紛飛。塵土高起數丈以外。然北兵立時以門檻之屬積陷處。加以沙囊。仲英縱第二礮。越過城堞。城上亦還礮。彈落叢樹中斗爆。幸不傷人。仲英更縱第三礮。城垣立陷。可丈餘。堞上北兵紛紛下墜。敢死隊疾進。以獵刀猛斫之。仲英命縱第四礮。忽有飛彈從耳際過。左右大驚。仲英曰。生死有命。趣發彈。方指揮間。復有一彈至。不知所嚮。仲英手上之槍。忽落於地。欲以左手拾鎗。乃不能動。其重如鉛衣上。微溫捫而嗅之。血腥也。知左臂已中彈矣。仍呼縱礮。不期委頓於地。左右大驚曰。參謀中彈矣。仲英曰。勿聲。恐亂軍心。亦不可令都。

督知之。且扶我坐於林間。君輩仍縱礮。且尙有幾彈。左右曰。尙餘六彈。仲英此際血出不止。猶強應之曰。盡此六彈。務下此城。時月落風高。彈下如雨。自仲英受瘡後。各兵縱彈。乃失其準。一人已飛馳告述卿。述卿飭人以舁牀至此。時仲英以背就一老柳之幹。俯視山下。昏黑如無物。自念老父年高。革命非其本懷。乃強違庭訓。身趣前敵。夫將者死官也。一死初不足惜。惟眼見此城垂下。竟不能遂我成功之志。可悲也。又思伯凱尙在高資。吾死之日。不知伯凱如何悲愴。且述卿待己良厚。一見如故。立署爲參謀。一死之後。幕中更短一人爲佐矣。不期念及秋光。秋光不惟美麗可人。而論事明透。能徹中邊。尤無近來女界矜張習氣。細察其意。頗嚮我。顧在百忙之中。未敢倉卒求婚。想吾死後。必得美人無窮之酸淚。輾轉間。不覺將重重舊事。翻騰腦際。夫以重創之人。加之悲愴。覺兩耳中如雷鳴。雜礮聲而動。又兩目洞黑。不復見物。遂暈於樹間。

第十八章 看護

仲英。暈。凡。一。日。有。半。臥。於。一。人。家。中。屋。宇。稍。潔。去。城。可。二。十。餘。里。之。遠。日。午。時。微。醒。忽。聞。有。花。露。之。馨。觸。鼻。斗。一。張。眼。則。見。小。窗。之。外。楊。柳。疎。疎。爲。微。颺。搖。曳。榻。前。背。面。坐。一。女。郎。不。髻。而。瓣。瓣。粗。如。兒。臂。滑。澤。光。可。鑑。人。花。露。之。香。似。出。女。郎。襟。袖。自。視。左。膊。已。縛。白。布。重。裹。甚。厚。而。腹。中。微。微。覺。飢。視。此。女。郎。凝。目。視。窗。外。垂。楊。如。有。所。思。忽。聞。榻。上。微。呻。斗。然。迴。顧。則。意。中。所。注。念。之。人。胡。秋。光。也。仲。英。大。驚。方。欲。強。起。而。臂。痛。不。可。忍。秋。光。卽。以。手。按。之。曰。醫。生。言。勿。動。動。卽。創。裂。唯。此。時。飢。否。仲。英。曰。飢。甚。女。匆。匆。出。已。而。手。牛。乳。一。盃。曰。仲。英。一。日。有。半。不。省。人。矣。此。流。質。飲。之。或。不。凝。滯。乳。入。後。尙。思。食。女。曰。醫。言。勿。急。進。少。須。得。焦。麵。包。食。之。吾。已。前。備。矣。仲。英。欲。起。旋。女。已。前。覺。卽。趨。出。有。一。人。衣。服。整。潔。出。皮。帶。合。私。處。引。溺。入。諸。溺。器。中。將。而。出。之。出。後。女。復。入。仲。英。心。緒。潮。沸。喜。懼。交。雜。不。知。

所問既而極力抽出辭。苗問曰：此爲何地？吾何爲？在此？女士亦何時而至？女曰：醫生誠勿煩言。君必欲聽者，吾略告君。自君別後，吾卽經營紅十字會，顧仗義者多而捐資者寡，吾不得已出千圓合同同志數人共賃此宅。醫生爲美國人，華君壯吾所爲，願盡其義務。君於前兩夜中彈，吾卽偵得噩耗，馳書告陶參謀。陶爲吾舊識，以昇牀將君至此。醫生言彈入左臂，幸未傷骨，衣啓而出之，血溢如注。吾心恫不已。醫生以厚布重裹，俾勿動。但睡中時時作嚙語。仲英曰：吾夢中作何瀾言？女紅潮被頰，久不能答。仲英趣問女，低頭曰：呼吾名耳。仲英靦然曰：心之所念，夢寐中竟不爲諱。嗟夫！秋光吾何幸，活君之掌中耶？女久不語，但曰：願君早痊。仲英曰：同來者凡幾人？女曰：有朱姓者、羅姓者、薛姓者，凡三人，恆不耐清寂，時時以搖車出野游。此紅十字會幾專爲仲英一人而設，此間經費大半吾獨任之。此數君既不出資，又復憚勞慕義，聞則踴躍而前，經勞苦則遠颺。

而。去。近。已。數。日。不。歸。大。率。還。上。海。矣。仲。英。曰。風。聞。君。家。有。餘。資。數。千。金。今。又。爲。義。而。耗。後。此。胡。以。爲。計。女。曰。叔。母。無。兒。尙。儲。萬。金。時。時。言。以。授。我。且。先。君。在。時。尙。家。藏。康。熙。時。三。彩。甕。瓶。一。對。據。人。言。市。之。歐。人。可。得。二。三。萬。金。異。日。足。爲。我。二。句。語。至。此。自。知。謬。誤。結。舌。不。能。語。仲。英。已。悟。殆。謂。足。與。己。出。洋。求。學。也。卽。相。對。無。語。秋。光。曰。以。時。度。之。宜。進。食。焦。麪。包。已。加。藝。盃。寘。之。冰。上。俾。焦。烈。之。氣。少。減。於。創。人。無。害。遂。款。步。出。將。麪。包。及。牛。乳。入。此。時。仲。英。已。渺。不。覺。痛。心。曠。神。怡。食。至。甘。芳。且。食。且。曰。不。知。所。報。秋。光。曰。久。飢。之。後。進。食。不。宜。驟。驟。則。生。噎。更。一。點。鐘。醫。生。至。矣。食。已。將。器。出。秋。光。卽。擁。篲。掃。地。拂。拭。几。案。就。案。取。書。數。卷。並。筆。墨。藏。之。隱。處。仲。英。曰。案。上。何。書。秋。光。曰。梅。溪。碧。山。詞。耳。滬。上。無。聊。恆。將。此。兩。家。用。爲。排。遣。仲。英。曰。秋。光。視。梅。溪。勝。耶。秋。光。曰。否。碧。山。幽。情。慘。韻。適。爲。黍。離。麥。秀。之。時。達。祖。則。清。潤。有。餘。尙。是。清。眞。一。派。不。過。無。草。窗。之。沈。悶。耳。仲。英。歎。曰。秋。光。

終屬解人。語後自顧其臂紅腥已透布裏之外。秋光驚曰：奈何！血復沁出，卽以手撫仲英之額曰：又作熱矣。語未竟，聞門外有革靴聲，醫生入。醫生年四十許，黃鬚繞頰而貌甚慈祥。出寒暑計，令仲英噙之，拔出驚曰：今日清醒，奈何熱度又增。沈吟久之曰：是多言之故。胡女士既有看護之責，幸戒之勿言。於是解裹而布已爲血液所漬，膠粘不起。揭之痛徹心腑。醫生命取水就洗患處，敷之以藥。以白紙縱橫加創口，另出藥布再三裹之。堅囑沈睡勿多言。牛乳日可三進。越數日能進雞露者，則病軀當日有起色。因語秋光勿更與病人絮絮。秋光羞澀不可聊賴。醫生旣去，窗中漸沈黑燈光，迴射秋光兩頰淡紅如玫瑰。仲英心躍躍然，顧念患難見拯，安可蓄此妄念。卽瞑目觀心，無敢更視秋光。而秋光亦出似就食於外。

第十九章 攄懷

遲明大飢。几上殘燈尙燦。帷外髣髴有人影。則秋光也。小蠻靴着地。微微有聲。似躡蹤。有所偵伺者。仲英以尙在曉色。朦朧中不敢露聲響。少須窗紙全白。隱隱上朝暎矣。則微嗽示意。秋光往前揭帷。言曰。今日覺熱否。仲英曰。愈矣。但微苦飢。秋光遂進牛乳。以小碟托焦麪包一片。仲英食至甘芳。秋光守醫生言。不敢作語。時時頤動。復止。又時時納手襟間。似有所覓。仲英不能禁。言曰。秋光似有書欲以示我者。秋光曰。然。此尊兄伯凱書也。使者至。自高資問君病甚詳。吾已一一告以無苦。此書能否遲數日觀之。仲英不可。卽請秋光折視。書曰。雄弟同懷覽此。高資守者。只阿兄一人。又蒙述公重寄。瞬息不能去軍。聞吾弟中彈。陶參謀及述公書來。咸言無患。兄急欲來省。而此間無庖代之人。聞在胡女士紅十字會中。女士爲弟道義之友。必能極力調護。三數日間。定能至弟處。一視病中。勿急劇。以寧心靜養爲上着。兄凱啓。仲英太息無言。秋光已代藏其書。仲

英昏然復睡。既醒見晴日滿窗。秋光方就。案作書。楊柳在前。而髮光爲日所映。有光燦射粉頸。低垂口中微哦。似填詞狀。遂僞睡以聽之。蓋南鄉子詞調云。楊柳小欄橋。日落金陵上。暮潮流水。焉知人事改。迢迢一行煙。蕪送六朝艷。夢亂中消。那復秦淮妹。嫩簫兩兩。酒旗山色裏。蕭寥儘汝秋容。着意描詞。既淒清聲。尤婉脆。仲英不期大聲拊席曰。儘汝秋容。着意描秋光。驚愕迴顧曰。奈何如此。令人震駭。仲英曰。醫生留語。原不令我吐詞。然當前才女筆底名篇。我王雄卽裂創而死。亦萬萬不能忍俊矣。秋光曰。仲英宜惜性命。然見仲英推獎玉容。微形得意。卽曰。日昨在門外野眺。金陵城堞在半雲半霧之中。寂靜不聞礮聲。似天保城已經尅復。對此茫茫不期。感虎踞龍爭之事。爰成此詞。本待仲英愈時。爲我正拍。一時忘懷。甫自吟一遍。乃百醜盡露。竟爲仲英所覺。仲英曰。吾閱人多矣。灑脫而守禮。防慷慨而安素。分愴時變而抱仁心。具清才而多謙德。秋光

殆女界中第一人也。正對語間。忽聞門外有人答曰。豈惟第一人。直超古列女之上。二人愕聽。則陶參謀語也。此時朴青闖然直入。撫手曰。述公憂汝。幾於眠食都廢。華醫生書至。言彈子已出。幸但傷肩部。未壞骨衣。衆爲釋然。仲英趣問城中如何。陶曰。勝矣。述公堅囑且勿絮絮。仲英病起。自知此數日來戰狀。今日又如何者。秋光曰。今日熱度似較昨日爲減。創口亦漸退。其紅鮮。陶曰。醫生來乎。秋光曰。醫來。以下午。陶曰。進食乎。仲英曰。曉來進牛乳矣。陶曰。爲時非夙。仲英昨亡血。宜有以補助。秋光已出。將牛乳及焦麪包入。仲英且食且問陶戰狀。陶終不言。但曰。民軍已長驅入城。君尙何問。述公憾爾。不應冒進前敵。日來幕中文書。雖十吏莫給。仲英不病。則露布必出君手。仲英微喟。陶再三溫慰始行。秋光送之門外。少頃。醫生已至。按脈驗熱度。較昨爲瘥。啓視患處。紅鮮果漸退。醫言。二禮拜中。當愈。明日進雞湯矣。秋光喜動顏色。是夜仲英食後卽睡。秋光

尙徘徊未歸寢。聞仲英夢中作語曰。儘汝秋容。着意描此等秋容。又那描得到也。秋光知爲己而發。卽微呼曰。仲英。而仲英無聲。鼾聲已作。秋光自念。此人不惟勇敢。而又多情。望之似樸。嗇乃不知韻致之。繇遠令人不能已。已自念一身。孤露而叔母。又在風燭之年。不及時自託。遊覽外洋。或不各治一業。胡以自立。此競爭之世界。量度已定。計非仲英。無第二人足屬此身矣。

第二十章 訂婚

於是仲英臥病已一星期矣。瘡口漸平。能進雞及牛肉矣。仲英不問所來。知均出之秋光。擗擋伯凱來視。談至半日。往面述卿後。仍歸高資軍次。仲英就秋光索詞稿。則用羅紋小箋。作簪花格。字畫娟秀無倫。題目下作小跋云。以事客金陵。在戰雲慘霧中。十餘日。居臨野次。小橋流水。古木蒼鬱。咸六朝陳迹。荒涼至此。而今日。又身履兵間。俯仰夷猶。却成此作。下書胡紉倚聲。仲英曰。今日秋光。

大名乃爲吾見矣。吾意明日入城。此間非久居地。江上輪舶又通行無阻。秋光能否漸歸滬上。秋光蹙然曰。醫生言必二星期始愈。今仲英粗能行動。卽欲入城。吾焉能恣然舍去。增一路中懸厪。此節當乞仲英諒之。仲英曰。秋光以菩薩心腸。出我於萬死之中。無論此生如何。而秋光二字已鐫入心腑。至死不能復滅。秋光曰。生而見重足矣。言死何爲。且仲英卽不自諱。亦當句仲英點首曰。然。然謂死者明吾心之盡頭。未敢亡惠也。今得此良友。吾雖屏棄萬事。亦不能舍此小屋中片晌之韶光。唯述公軍務方在。倥偬之中。吾託病自休。於友誼不能自釋。而秋光如天之恩。意吾又不敢昧。然遽行若更以三日留者。或可許也。秋光無語。微微踐動。其小蠻靴似有所思。久乃曰。三日亦佳。但此三日之中。光陰寸寸分分。均是寶貴。仲英曰。吾尙有求者。秋光能否將所書之詞稿見贈。秋光笑曰。想君又當別製一羅囊矣。仲英曰。此言非謬。羅囊尙在行篋之中。異時必

有奉視之一日。秋光曰。後來筆墨正爾繁夥。仲英胡能一一皆珍重如祕寶。仲英曰。寶者豈惟筆墨。秋光曰。舍筆墨外更何所重。仲英曰。仙樣亭亭錦心繡口。而佳章卽從是中而出。所寶寧不重於筆墨。秋光曰。吾亦計及於此矣。久欲有言遲遲不能出。仲英曰。叔母仁慈如南岳夫人。吾意此間軍務得少就緒卽往求叔母以事或不見屏。秋光迴首視窗外陽光欲笑未笑間。風神令人描寫不出。仲英忽失聲曰。儘汝秋容着意描。秋光含瞋語曰。此詞亦作如是解耶。仲英曰。吾自向叔母竟吾事。今日或嗔或怒一一憑君。秋光復微哂曰。三日之留君當允我。

第二十一章 敘戰

逾三日。仲英能健步如恆人。晨起敦促秋光俶裝。曰。吾在此送君登舟。秋光淚光滿眼。滯於座上不起。而侍者已匆匆治行事。秋光哽咽呼曰。仲英已而無聲。

仲英曰。爾前書告我。敘江南形勝。及攻取之法。若掩其姓名。讀之。則堂堂一策。士書也。氣概之堂皇。音吐之洪亮。謂今日別其良友。乃作嬌啼耶。秋光不答。久乃曰。勿太使人難堪。我思建業一城。旣歸。我有則南中。決無戰事。仲英當以何時。至滬。見吾叔母。仲英曰。叔母後來。卽吾母也。奉拜膝下。烏敢遲遲。秋光果不使我懸懸者。則當強自寬解。趁舟南下。吾爲秋光之故。敢不自惜其身。以此身爲秋光。賜我。則當力衛此身。以還秋光。秋光聞言。聲梗。則強制其悲。曰。王雄。我以仲英付汝。汝爲我。晝夕調護。仲英愕然。旣而曰。如敢食言。有如天日。秋光遲遲。始起。以行篋。付人力車。赴舟。力阻仲英。勿送。時陶參謀以馬來迎仲英。遂快快入城。城中秩序粗定。然兵隊時有齟齬。仲英乘馬至府門。入見述卿。雖喜悅。承迎而面容懊喪。微聞感喟之聲。仲英曰。貪功冒進。幾喪此身。增公悼惜。病中聞公念我。感入五中。惟幕府公文。或不因病。夫而擱廢。用此負公知己。殊增悵。

惘述卿曰。良朋無恙。吾心喜不可支。然轉瞬與君別矣。仲英曰。公大功甫成。行且安適。述卿歎曰。某已爲人牙孽。公不之知耶。仲英曰。不惟茲事未知。卽創後城中尅復之情形。陶君亦不吾告。述卿曰。今日且進食。更論他事。於是傳餐。仲英此時已能健飯。飯已入室同坐吸菸。仲英請述勝狀。述卿曰。仲英扶就十字會後。吾卽移此巨礮。更轟天保城。城遂下。而楊君韻高戰死。吾至其臨難處大哭。時天保城已空。敵兵斷頭洞腹者。布滿城下。我軍死者無幾。顧當時詳情亦不省記。今請以余傅青之報告示君。因就文稿檢得報告冗長冷紅。余文曰。管帶某進規紫金山時。分率伍爲三大排。狙行登山。而峯頂已有敵兵嚴阨。因用單人掩蔽法。陸續銳進。以次盡斃敵軍。我軍遂佔領第三高峯。距城不過八九百密達。我軍居高臨下。且得樹林隱蔽。發無不中。已而乘勢佔領兩斜陂。目兵以背就石崖。外有隱蔽。敵彈乃不及。敵死。吾軍無損。唯子彈已用逾半。幸彭督隊

輸送子彈至。兵心復奮。而鎮軍第三標驟至數十人。王隊官復以數十人增入火線中。激戰間。浙軍數十亦至。於是猛趣天保城前面。敵之第一險要陣地之高地腰部石崖。去敵可五百密達。浙軍復大至。然敵人隱圍牆之後。槍聲如沸。時楊管帶韻高。李統帶玉崗。以大隊至。敵乃僞降。楊公方臨陣與語。敵槍猝發。楊公陣殞。賀排長趣呼開槍。一面馳報督隊官胡毓城。合兩大隊臨援。至十時。敵彈漸稀。而我軍已賣到子彈二萬。並糧糗茶水之屬。軍心大定。時微雨濛濛。山徑犖确。諸軍稍稍落後。而敵軍彈力復極猛烈。計非大礮不爲功。胡毓城遂至堯化門。請都督以礮隊助援。已而前左兩隊至。管帶遂同胡督隊率領都督所派步兵一營。礮兵一隊。向天保城攻擊。至六時四十分鐘。城下矣。繼又讀隊官季御椿報告云。十月初十晚。奉管帶赴援。道中得敵人間諜。言有敵兵五六百人。據天保城一帶。尙有援隊五六百人。亦垂至。椿遂槍斃此諜。旣臨戰地。敵

人槍聲甚烈。敵之右翼有巨礮聲。然我軍子彈且罄。第二標奮勇隊約四五十人。浙軍僅三四十人。滬軍十餘人而已。惟椿所統尙有完全戰鬥之力。願敵人右翼有機關槍。左翼有礮隊。因報告管帶。請以礮隊及機關槍趣援。十一時有半。敵軍僞降。我軍知詐。急擊而退之。敵詐降凡兩次。均無成功。唯我軍右翼與敵左翼相距非遠。又無障礙物自蔽。爲勢至險。椿遂將後一二三大排。輪流在左右翼與敵抗抵。次晨五小時。與隊官劉元崧。浙軍排長余祖魯。本隊排長李漢宗。議舉行衝鋒。遂奏衝鋒號前進。敵彈雨注。劉余二人均創。乃退回陣地。我軍有小隊來援。又復爲擊死指揮官一員。援軍力退。椿與李排長再議衝鋒。天已遲明。議由右翼包抄。攀山徑前進。留一小部在火線中。用快放。其餘悉數包抄前進。至第一段。敵尙嚴密。乃令停放。躍進第二段。始用快放。將敵擊退。復奮呼躍。至第三段。而滬軍援隊適至。兵力大盛。向敵鑿撲。敵之左翼已豎白旗。而

鎮軍步兵礮隊亦到。向敵地搜索擊射。至六時四十分鐘。遂克天保城。仲英讀已曰。其下如何。述卿曰。後此下令攻城。至太平門時。遇美領事。言張軍行矣。遂整兵入城。曾作絕句云。降旛高揭石頭城。日射雄關萬角聲。如此江山收一戰。居然還我漢家營。遂通電各省云。鎮軍本晨十時。奪得南京城。大軍已進城矣。述卿叩。余部署甫定。將迎聯軍總司令及蘇浙各軍入城。而某軍已長驅奪門而入。將第一營管帶王之剛所部驅逐。幾兆牆闕之禍。仲英曰。此王渾舉動也。述卿曰。然余亦不屈。自知倉卒無擇。冒署臨時都督。開罪於人。因通電各處。請撤銷臨時都督。並鎮江都督。請程德荃督寧。時武昌已告急。是晚胡陪德告余。請以兵符印信。送歸程公。則大局定。吾已如言。十六日。程公蒞寧。十七日。面余。彼此談論甚適。仲英至此甚佳。吾兵權已卸。明日將赴上海矣。仲英能否同行。仲英心念秋光。卽曰。創痕新合。亦擬暫駐上海養疴也。

第二十二章 館甥

遲明。仲英作書別伯凱。以二十一日至滬。述卿則往訪某君。仲英意弗喜也。既離長發棧。遂自至秋光家。門開鈴動。秋光自樓窗下瞰。見爲仲英。赫然變色。呼曰。奈何。扶病涉此長途。仲英喜極。不能答。但聞小蠻靴下樓級聲。入仲英耳際。咸有韻致。仲英一見。卽趨進。執手爲禮。然已冷如冰雪。聲梗而微。言曰。不知所報。秋光淚如泉湧。彼此對立。不言。秋光忽強笑曰。難得相見。理當言歡。奈何爲楚囚之泣。吾亦昨日甫歸。仲英曰。此來特參叔母夫人。秋光曰。仲英匆匆至此。且小坐進食。老人必加禮接。已呼侍者治食。飯白如玉。屑殺蒸雅潔。二人至此。禮分已蠲。遂坐而對食。旣盥嗽。遂整衣登樓。胡夫人年可六十餘。華髮盈頭。樓心供佛像。仲英入卽下拜。言曰。小子仰太夫人盛德至矣。屬在兵間。彈穿左膊。女公子適爲紅十字會。餘生賴以救護。不爾殘骨委榛莽矣。報恩無路。特來晉

謁夫人願夫人耄耄健康符我心祝夫人曰參謀病中事秋兒述之歷歷恨吾家無三尺男若得英偉之器如參謀者支我門戶不寧佳耶仲英悉夫人所言意旨必爲秋光所授卽下拜曰夫人果不以雄爲不肖者願繫援於夫人家語時秋光已瞥然入複室夫人曰此老身夙心也近者滬上多自由結婚參謀旣以秋兒爲賢卽以老身主婚待參謀巾櫛可也秋兒汝出吾孀獨何恃亦恃此嬌客耳爾二人未成禮前仍以兄禮事參謀方今四海騰沸鹿死誰手尙未可知今林都督又安在仲英曰卸兵權矣秋光忽出曰仲英述公有大功何由乞休仲英笑曰渾濬爭功耳爲述公計以乞身爲是秋光歎曰壯弱異科則扛鼎者見忌吾向讀抱朴子今日乃驗是言述公有戰略而闇於人情負馱概而拙於退讓宜其叢忌之多也夫人曰參謀食未秋光曰食矣顧仲英曰叔母長齋故不與吾同飯夫人曰參謀卸裝何所請襍被此間且大創新愈亦便於調攝

仲英猶豫而秋光竟以目示意仲英領諾秋光隨之下樓同坐於遲青室仲英曰此來不虛吾願秋光曰創合矣請坦以示我於是秋光代仲英啓襟見尙封裏發之已結厚痂且脫矣復爲重裹卽曰此間可以下榻但窗外無野意不見所謂楊柳酒旗也仲英曰但讀填詞而金陵山色已亘吾前何復戀彼數間茅屋秋光曰大凡難中滋味較安常處順中尤醞醞足供嚼咀方仲英被創解剖取彈吾執燭手顫幾暈君側須知此二日中凡數十次視君顏面瞑然如死人吾坐君榻前此心如浮入雲際忽又一落千丈夫以看護之責固欲創人得生而吾此時又不似但屬於看護仲英卽曰此所以令人鐫之心髓秋光曰吾能否以侍者從君攜裝而至仲英忽蒼皇解衣四覓如有所失秋光驚曰何物仲英曰詞稿耳旣而曰得之得之果有小羅囊並秋光二札及詞迸納其中秋光奪而抵之地曰書癡從今以後須以巨囊貯之仍不能盡何惜此淺淺爲仲英

俯拾納之胸際曰此仲英性命所屬爾不能干涉吾事秋光臨窗呼曰六兒爾從王先生取物事來仲英遂與執手爲禮而出

第二十三章 媚座

時滬上黨社紛起如國民協會也中華共和促進會也共和統一會也同盟會也。此爲老會國民聯合會也共和建設會也中國佛教協進會也中華民國中央演說團也中華國貨維持會也全皖共和急進會也民黨進行社也南京社會黨也言龐事雜各有所見然而革命之宗旨則彼此符合如一而學生隊尤輕擡而敢死其宣告北伐文有三戶亡秦廿年興越我江東八千子弟詎不足以滅彼滿人乎人人激烈以死爲的女學生助之或謬爲眷屬密運手槍炸彈至於天津而北部亦爭立決死敢死諸隊或機事不密因而槍斃者纍纍然人樂烈士之名亦甘其名而忘其身雖父母不能禁也漢上一役學生死者如積而家

老。竟。有。不。知。者。哭。望。天。涯。慘。聲。四。達。然。前。僵。後。踵。轉。以。死。者。爲。榮。滬。上。人。人。若。發。狂。嚙。述。卿。方。與。某。氏。謀。北。伐。之。師。仲。英。以。戰。創。甫。愈。又。爲。秋。光。羈。絆。恆。未。與。議。此。時。將。行。裝。移。至。秋。光。家。身。就。聘。妻。情。款。日。密。秋。光。禁。之。不。令。外。出。女。界。謂。秋。光。冷。澀。以。爲。不。足。與。議。而。秋。光。亦。心。薄。此。輩。好。張。皇。而。亂。人。意。故。長。日。與。仲。英。講。論。文。字。仲。英。躬。承。家。學。根。柢。深。邃。而。秋。光。聰。明。殆。出。天。授。彼。此。形。迹。雖。密。然。有。禮。防。爲。之。中。梗。夜。來。非。開。窗。然。燭。二。人。不。作。密。談。也。一。日。仲。英。忽。謂。秋。光。曰。老。人。經。月。無。書。吾。當。作。函。上。達。因。略。敘。收。復。金。陵。事。並。言。以。媒。妁。通。婚。於。胡。氏。叔。母。年。高。而。已。身。又。病。故。委。裝。其。家。日。來。病。亦。略。痊。矣。書。中。諱。言。金。陵。被。創。之。事。更。十。日。得。翁。手。諭。矣。諭。曰。不。告。而。娶。非。禮。也。幸。爾。但。聘。而。未。娶。預。以。白。我。此。尙。可。原。胡。氏。女。或。無。近。來。女。界。習。氣。有。則。非。吾。家。之。福。也。余。尙。老。健。唯。時。事。關。懷。日。抱。孤。憤。耳。十。九。日。資。政。院。投。票。舉。總。理。項。城。得。七。十。六。票。王。人。文。岑。春。

煊各一票。那彥圖。梁啓超。各一票。少帝聞監國陳奏鄂事。卽啟太后曰。京師這們亂。我們不如早往別處去也。言哀而動人。余聞之。輾轉累夕。不能寢。聞良弼議。將橫河鐵橋斷絕。阨南軍來路。意將分南北兩朝。然六朝畫江淮。不畫黃河。黃河一畫。身其餘幾。吾觀南人之志不小。項城老謀壯事。固足以奠南服。正恐天厭清室。事勢正有不堪問者。近者宮中出黃金九萬兩。而司財政者每兩僅易銀三十兩。時京師金價昂。至五十以外矣。若兄尙在鎮江。聞林述卿已卸兵柄。此亦佳事。蒼石翁書示雄兒。仲英得書。與秋光共讀。秋光且讀且笑曰。阿翁守舊至此。然終是前輩風範。仲英曰。翁固守節。然尙圓通。不爾何能聽我從軍於江表。言次。聞馬車鱗鱗聲至門而止。御者入言。貝女士至。突見仲英。卽曰。勇哉。壯士。聞天保城下。先生中彈立僵。得秋光爲看護。而愈此天。所以相勇士也。仲英曰。力不任戰。何足言勇。清澄曰。否。昨晤伯元。聞先生已臨滬上。吾思蒞滬。

必主此間。故來奉訪。晚中一家春薄酌。能否惠臨。仲英以目視秋光。秋光點首。仲英如約。清澄且約。秋光同往。秋光力辭。清澄既行。仲英曰。秋光奈何。令我赴約。秋光曰。不行。彼且以我爲妬。以若堅操。何至淪入溷濁。仲英終怏怏。至時一家春。上下酒客如織。盧眉峯顧月城。及倪伯元咸在。伯元一見。卽問江寧事。仲英微微敘述。眉峯亦忘前愆。極道殷勤。而貝清澄承迎尤摯。時而同坐。時而引手。禮防盡潰。而仲英端凝不爲動。貝氏風貌亦佳。特蕩而無檢。好名而廣交。將推擴其聲望。被於天下。家有微蓄。則盡出以結客。並提倡女子北伐隊。枵聲狂態。羣少年咸追逐其後。然聞仲英文武兼資。且好謀。能戰。故時時注意。並請介紹。以見述卿。仲英唯唯。眉峯問天保城事。甚悉。亦頻頻以眉目送情。仲英木然。若無所覺。席罷。以車歸寓。秋光方坐而讀書。仲英呼曰。秋光太累人。余今日入聊齋。中夜。又國矣。秋光大笑曰。此尙爲上流人物。下此寧止。夜。又仲英口渴。秋

光曰。吾已淪茗於此。此爲隱屏岩。茶嗅之。得荔支香。仲英微啜。渴止。問老人睡未。秋光曰。老人不待我登樓不睡也。仲英近得述公柬。將以明日邀余小飲。

第二十四章 審勢

明日見述卿於酒樓。述卿憂形於色。言將赴浦口。觀白額虎布置。並到揚州。視徐寶生兵隊。刻徐州淮上。漢口北軍雲屯。而讒我者又四集。今且至揚州。觀其大勢。黃氏尙與我厚。或能以一軍屬我北伐。尙足爲力。唯此時雖人人有共和之心。而世界仍屬黑闇也。述卿言次。不堪悲感。仲英曰。南軍原非北軍之敵。然亦視其將領如何。當時捻軍皆北人所將。騎隊整疾。無聲。瞬息數百里。而劉銘傳以淮軍勝之。且戚南塘亦以烏傷之兵屯塞北。敵無能當。若以述公率臨淮清江之軍。北趣軍火足糧儲富。可以一戰若揚州一軍。其心叵測。正恐難恃。且今日人人有見才之心。不惟不相統屬。而且不肯援助。述公懸軍深入。爲勢必。

敗。陳公懺懺。非將才而與公爭功者。已憾。次骨。將來讒搆。必且百端。公疏略。又不能爲備。吾意不如聽爲之。公且斂手歸。曰。再觀時會。雄自到滬上。覽當世某。某人物廢亂有餘。鎮定不足。恐非北朝之敵。王彭祖兵力厚於石勒。劉守光大。勢盛於李亞子。而石李蜷伏無聲。後來卒爲吞併。北朝大有人在。恐非南中諸。彥所能測也。述卿曰。吾亦云然。今且到浦口。更至揚州。相時度勢。再定行止。仲英曰。戰創尙未平復。恐不能從。果天相我公。得操兵柄。旁無掣肘之人。雄尙足奔走効命。今前望茫茫。雄旦晚思出洋求學。不欲再與兵事矣。遂太息不歡而散。明日述卿果北行。時十月垂盡矣。各省悉已獨立。湖北黎。湖南譚。江西梅。安徽劉。廣東蔣。雲南羅。山西譚。陝西張。蘇州程。南京徐。江北蔣。浙江湯。福建孫。山東孫。上海陳。廣西陸。義旗紛起。唯直隸河南尙屬中央。羣雄會議。當組織臨時政府。時孫中山未歸。於是推舉黃興黎元洪爲正副元帥。遂決議立黃興爲大。

元帥。行大總統事。出入輿衛甚盛。西人租界亦不之禁。（此爲十月以前事。吾書特補記之。）蔣小炎大忤。極力攻訐。克強目爲風人。不復與較。小炎者。頗能讀書。強記文字。喜擄擄。猖狂嫚罵。類發狂易。名爲革命鉅子。而坦率無城府。十一月初旬。孫中山偕胡漢民十餘人。自海外歸。滬人譁駭。謂中山挾華僑資數千萬。并載礮械而歸。而中山對衆笑言。吾挾得精神歸耳。大元帥合外交長伍君。至哈同園行館晉謁。初九日。南京各省代表團。開預選臨時大總統投票選舉。有被選舉資格者。藏之篋笥。初十日。開正式選舉會。劉之杰代陳都督發篋。合選舉資格者三人。孫君文。黎君元洪。黃君興。三人當卽分票。於十七省代表。由議長按序呼名。以次投匭。孫君得十六票。黃君得一票。衆呼中華共和萬歲。軍樂大振。軍學各界。互慶得人。是日仲英在酒樓。聞金陵人述其大致。歸語秋光曰。大總統選定矣。百戰而得金陵者。乃如喪家之狗。而海外寓公。一旦得志。

人固有幸不幸也。秋光日。羊腩已熟。且進杯酒。羊腩似較蛤蜊美也。

第二十五章 探梅

時已仲冬。張園梅花盛開。石橋之南。髡柳十餘株。梅花數本。紅酣撲人。其下有美人冠烏羽之冠。以白狐之腋盤頸。下垂於胸際。仄袖長裙。裙底小蠻靴。細峭僅六寸以外。風貌與梅花相映發。其後一西裝少年。與之同行。則胡秋光及仲英也。之二人者。各蓄革命之志。匪一日矣。仲英自金陵戰罷。見述卿爲人媒。蝸且奪其功。而敗其事。進取之心已灰。見北朝調度有方。兵力雄盛。而南中有一范增。而不能。用雖盛。張武概無爲也。又見漢陽爲北軍所有。而頓兵不進。段軍南下。亦不宣戰。張軍留屯徐州。而山陝二處。均以次受北朝號令。養鋒不發。此其志不小。於是決然屏棄物外。日與聘妻淪茗論文。以爲樂。今日雅游。風日又復晴美。夫妻同坐小亭。忽見案上遺留報紙。中有大總統宣言書。有云。國家之

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爲一國。如合漢滿蒙回藏爲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武漢首義。十數行省先後獨立。所謂獨立者。對於滿清爲脫離。對於各省爲聯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動旣一。決無歧趨。樞機成於中央。故經緯周於四至。是曰領土之統一。血鐘一鳴。義旗四起。擁甲帶戈之士。徧於十餘行省。雖編制或不一。號令或未齊。而目的所在。則無不同。由共同之目的。以爲共同之行動。整齊畫一。夫豈其難。是曰軍政之統一。國家幅幘遼闊。各省自有其風氣所宜。前次清廷。強以中央之法行之。以遂其僞立憲之術。今者各省聯合。互謀自治。此後行政。期於中央政府與各省之關係調劑得宜。大綱旣挈。條目自舉。是曰內治之統一。滿清時代。藉立憲之名。行斂財之實。雜捐苛細。民不聊生。此後國家經費。取給於民。必期合於理財學理。而尤在改良社會組織。使人民知有生之樂。是曰財政之統一。

略

上下仲英讀已。顧秋光曰。如何。秋光曰。漢滿與回可。

統一也。回人自爲左季高重創以後。未聞有熾熱之舉動。且內回與民人雜處。加以恩意。自易拊馴。內蒙王公已習中土風俗。塞外獷悍之氣已消。近來頗習文雅。尙易聯合。唯外蒙仍爲游牧之地。逐水草遷徙生子。三者二爲喇嘛。其一。人兼兵與牧。暇且行獵。若責以改土歸流。草地一化爲田。卽無行牧之地。而西藏之達賴。又與清廷有恠。英人垂涎久矣。蒙藏二處皆迷信而強。俄之聯絡外蒙。已非一日。有清廷一息之延。尙可虛與羈縻。一歸民國。必蠢然動矣。民族之統一。恐大難也。仲英曰。汝言洞中肯綮。卽各省聯合互謀自治。吾亦決其難行。自治二字。卽獨立之別名。唐之藩鎮。皆欲自治而成。爲獨立調劑二字。流弊必出於姑息。將來各省自爲風氣。決不受中央號令。在吾意中。此條告弊病百出。何能一一討論。如議員且吾今日爲梅花來。不爲新總統之條告來也。挽秋光之手。立起再經小橋之側。秋光曰。不審西湖孤山之梅。較此如何。仲英曰。汝言。

孤山梅耶。無論何人均可攀折。轉不如是。間有人管領。秋光笑曰。然則共和不如專制耶。仲英不答。

第二十六章 和議

方孫中山受事之前。北庭已有停戰之議。唐使在滬。彼此函電交馳。事頗祕密。然電文之明示海內。皆冠冕之詞。時總理之意。力求與黃陂合一。主和不主戰。故勒兵不發。坐待佳音。而林述卿尙僕僕以戰術告諸道。乃一無聽者。仲英一日忽得述卿書。詞至憤鬱。秋光奪而讀之。書曰。仲英足下。僕別後。至維揚。城北迎迓至恭。然察其意殊落漠。已而僕所部與城人少有齟齬。城北執而囚之。有人潛告。意將加害於僕。害之與否。僕所不計。然既不相助。留此殊無意味。遂至下關。遇舊部白額虎。言昨晚有人以長電歷道君之短處。進見總統。必無倖。不如速行。僕不聽。仍進謁總統。求撤司令部。並陳述北伐計畫。總統默然。似不當。

意則已。中讒慝之言。因極力求退。然有人告我總統。將不利於僕。有人堅執不。可始已。今聞南北已通電。主和則北伐之事已付子虛。南中尙有薄田可耕。計以臘盡歸。須斯當相見於滬上。述啓仲英太息無言。秋光再讀其書。謂仲英曰。此君血熱於世途。閱歷殊尠。彼人以虛名擁大位。寧解用兵。且北軍嚴阨要害。南中洞兵要者。亦知不可隳突。又有唐使居間。和局已在早晚。述公已解兵柄。有言胡足動人。且不擇人而言。愈見其戇。如此將才。乃令淪廢深堪憫惜。語未竟。有二客至。則蘇寅谷倪伯元也。寅谷極道契闊。且問病後情況。仲英一一語之。伯元曰。仲英亦知和局已垂成乎。因出懷中所抄清廷諭旨。示仲英曰。朕欽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內閣代遞唐紹怡電奏。民軍代表伍廷芳。堅稱人民志願。以改建共和政體爲目的。等語。此次武昌變起。朝廷俯從資政院之請。頒布憲法十九條。告廟宣誓。原冀早息干戈。同享和平幸福。徒以大信未孚。競爭迭起。

予惟今日君主立憲。共和立憲。二者以何爲宜。此爲對內對外實際利害問題。固非一部分人民所得而私。亦非朝廷一方面所能專決。自應招集臨時國會。付諸公決。茲據國務大臣奏請。召集近支王公同議。面加詢問。亦無異詞。著內閣卽以此議。電令唐紹怡轉告民軍代表。預爲宣示。一面由內閣迅將選舉法。妥擬協定執行。剋期召集國會。並妥商伍廷芳彼此先行罷兵。以安羣生。而弭大難。予爲天生民而立之君。實司牧職。原以一人養天下。非以天下奉一人。皇帝纘承大統。甫在冲齡。余更何忍塗炭生民。貽害全國。但期會議已決。天視民視。天聽民聽。願我軍國民共謀大計。予實有厚望焉。欽此。仲英讀訖。愕然曰。然則遜位矣。此非南北同心。烏能奏此大效。然南北二軍調停非易。伯元寅谷以爲如何。秋光笑曰。然則非中山遜位不可。中山爲惠而不費之唐虞。於毫末亦無所損。於是三人大笑。秋光曰。中山果能遜位。則中國之禍必且未艾。三人咸

爲愕然。秋光曰：此易辦耳。百戰而得金陵者，投之散地，而人人各詡元勳。北軍以驍勇欲試之，鋒抑之，勿動北軍之意，以爲一動即可平南。眼底已不着南士，而南人所謂元勳者，麁沸鬻至異日，酬庸烏能盡償其願。必且抑抑無歡，而北庭官僚之派復多，黨人不得志，必藉傾覆專制之名，奉一二偉人作第二次之革命。則事亦不可不防。蘇倪聞而大服，仲英尤點首不已，歎曰：令人不能不服。秋光之遠識人情，難一美利，難普不二。年中國南北之爭，肇矣。

第二十七章 彈閩

自是日起，南北議和之電，動輒數百言，而京師炸彈之隊，乃亦數見。十一月二十七日，項城馬車行至丁字街，刺客坐布肆，提皮篋，中置炸彈一枚。肆人覺異，欲啓篋察爲何物，客不可，遂出。而項城車馬適飛越而前，客出，彈力擲之，而馬車已奔過十餘步。軍官乘馬而從，中彈立死。時茶肆樓上，尙有張黃楊三客，各

藏一彈。以倉卒未安玻璃管。同時下擲。均未炸。遂一一受縛。而前客者。加僞辯。佯驚自仆於地。大哭。巡警以爲僞人之無膽者。力驅之去。得免死。而張黃楊三客入營務處。均處殊刑。而報章中。則言以宰豕之法行之。支解以死。語近無稽。十二月初八日。良弼復爲胡家珍炸死。良弼家東城某處。卽吳女士之小萬柳堂也。亭榭曲折。中有小戲臺。良弼嗜書畫。顧多贋鼎。生平排漢甚力。而惡弼者。遂言弼將盡奴漢種。不令伸眉於後。較剛毅尤烈。時共和之詔已頒。雖以溥偉之貴近。亦不能爭。良弼頗怏怏不自聊。而胡家珍者。則僞爲崇光之名。通謁不值。薄暮再至。而良弼適歸。彈下。弼亡其左股。彭亦死。都下譁駭。邏緝愈嚴。時京師達官。都已走避。初九日。天津炸彈復見。炸張懷芝也。刺客曰薛敬臣。年二十餘。立時被殺。京師復大震。十一日。段姜張三帥。合電言不能再戰。請宣布共和。遂定以壬子正月。召集國會。時林述卿已歸閩。留詩一章。示仲英云。臘酒香中。

覓。故。居。前。塵。迴。首。夢。何。如。幸。從。鐵。馬。餘。生。反。紅。樹。青。山。且。讀。書。是。月。胡。夫。人。患。作。召。仲。英。至。榻。下。曰。老。身。恐。不。臘。矣。銀。行。中。儲。一。萬。七。千。金。秋。兒。亦。有。數。千。可。盡。爲。奩。資。嫁。秋。兒。共。和。政。體。雖。定。而。人。心。終。未。定。王。郎。成。功。金。陵。竟。無。酬。庸。之。典。實。則。述。公。尙。爾。何。况。王。郎。老。身。欲。從。未。死。之。年。觀。王。郎。成。禮。以。簡。爲。度。行。文。明。之。結。婚。或。於。張。園。擇。一。淨。室。延。同。志。數。人。爲。婚。證。禮。成。以。後。俾。老。身。得。以。歸。骨。家。山。此。均。王。郎。之。賜。華。人。講。血。統。異。日。秋。兒。生。子。乞。以。其。一。嗣。我。亡。夫。兼。祧。秋。兒。之。父。足。矣。仲。英。及。秋。光。咸。泣。不。可。仰。遂。定。以。後。日。就。張。園。行。文。明。結。婚。禮。

第二十八章 禮成

張園臘盡。游人漸稀。然以亂故。寓公較前爲多。仲英賃得廣廳一所。中供胡王先靈。設香楮以祀天。並陳酒脯。夫婦均西裝。以三十金得一冠。上以紅錦製玫瑰花。攢盤冠上。頸際環明珠三四串。則秋光之母所遺也。胸前巨鑽瑩然。仍盤

以白狐之腋腕加金釧二。厥聲琅琅。長裙僊僊。然黑髮盤巨髻。藏於花冠之中。外加面幕。此時見人。頗羞澀。而二頰微絳。美乃無度。珥亦以鑽。箝之綠鬢。朱顏飄然如仙。女伴如顧月城。盧眉峯。貝清澄亦盛服。然咸有妬色。男客則倪伯元。蘇寅。谷吳子。程三人而已。對天三鞠躬。後夫婦爲禮。亦三鞠躬。則內嚮朝兩家先靈。各三鞠躬。倪伯元及貝清澄各進玫瑰一朵。加夫婦襟上。男客左列。女客右列。倪伯元讀婚書。夫婦各署押。子穆讀頌詞。夫婦向客各三鞠躬。客報禮。遂張綺席。寅谷起而演說曰。中華積習數千年。女子幽屏無幾微之權力。婚姻大事也。遇人不淑。憾之終身。而父母不察。則強爲之締定。甚或以蓋代之清才。絕世之仙姿。乃偶傭奴。無有伸眉之日。歐西主婚姻自由。中人斥爲流弊。不知摧挫。屈抑而淪棄。終身善耶。或意氣投洽。和諧至老。無間善耶。爲虛禮局。則宜從前說。爲實利言。則宜主變通。今日王先生雄。胡女士紉。從患難相知。以禮防自

範郎才女德兩兩忻合。今日大禮告成。余祝君夫婦白頭偕老。子子孫孫永宣力於民國。語已。衆皆鼓掌。仲英起作答詞曰。雄不肖金陵之役。舍命攻城。飛彈驟來。神魂喪失。暈於老柳之間。迨醒。則蒙胡女士爲我看護。恩意周浹。則雄之所以得生者。均出女士之賜。始但感恩。初無求婚之念。及拜胡夫人於滬上。謬蒙恩允。不棄窮窶。因得隸身爲胡氏之婿。深恐無學爲門楣。羞惟有矢專一之誠。遂雙栖之願。蒙諸君相禮。爲雄婚證。朋友之義。永誌終身。語已。衆復鼓掌。禮成。以馬車同歸。六人送之門外。家具則侍者留身爲之檢拾。至家已薄暮。樺燭熒煌。胡夫人病中亦強起梳掠。一女僕爲之看護。夫人喘息坐於榻上。夫婦就榻前鞠躬者三。夫人出小盒授仲英曰。王郎之於吾家。豈惟半子。後此胡家之事興衰全屬王郎。此爲老身四十年來居積之資。今上諸王郎。義重如山。必能爲此衰宗植僵興仆。此老身第一次所以託王郎者。卽謂之末次之遺囑。亦

可。此。時。秋。光。淚。下。如。縷。仲。英。亦。悲。不。自。勝。夫。人。喘。息。後。復。言。曰。今。日。爾。夫。婦。理。宜。歡。悅。以。慰。我。奈。何。情。動。於。中。不。自。遏。抑。實。則。不。如。是。亦。不。見。爾。夫。婦。之。念。我。小。郎。在。日。有。先。代。遺。留。康。熙。審。膽。瓶。一。對。近。日。歐。人。嗜。此。不。惜。重。資。王。郎。可。出。此。市。之。西。人。非。三。萬。餘。金。不。之。售。夫。婦。得。資。後。可。留。學。歐。西。學。成。不。惟。民。國。增。上。偉。人。卽。子。女。亦。得。承。其。家。學。矣。趣。陳。合。盞。之。宴。爾。夫。婦。可。飲。於。洞。房。之。間。老。身。長。齋。且。復。衰。病。不。汝。與。也。

第二十九章 西歸

十二月二十五日。清皇帝遜位。卽日宣詔頒行天下。而仲英夫婦自成禮後。日僕僕然侍夫人之疾。華醫生適在滬。每日延之視疾。華先生言此非病也。漸也。無藥足救。但能以溫補之品。助興元氣。苟延時日而已。夫婦亦悉夫人年已七十有六。遂爲部署身後之事。二十七日。宵中。胡夫人神息忽爾清醒。見仲英夫

婦同坐榻下。秋光二日紅暈似新。哭始止。夫人笑曰。蠢哉秋兒。吾年已近八十。以民軍起事。恐土匪因而殘齷。故避地此間。汝年已宜嫁。何事爲老身牽綴。而翁薄宦死時。以爾見託。爾之世父又先老身而去。爾雖爲吾姪。而老身實無媿。爾母少時讀書。均老身指授。然爾聰明超於等倫。過日不忘文字。詩詞咸有夙慧。且慷慨蓄大志。吾恆懼爾不壽。卽無意外之不幸。恐夫婿亦不能遂爾之懷。不圖得友王郎。竟諧燕好。王郎根柢深厚。婉婉多情。汝終身之託得人矣。實告汝。句此時忽大喘。仲英進參液少啜。喘定復續言曰。實告汝。天下艷福能撐節。則愈延長。過甜密則立形短縮。以王郎風範配爾仙姿。已極人間之選。異日出洋閱山川風土。當於學問裡用心。不當於燕婉中着意。吾年已老。質言非褻。憶爾母生時風貌。不減於爾。病瘵繇綴。而汝生甫三歲耳。舉以託我。謂伯兄物化。嫂青年抱節。必有貞壽之徵。吾女荏弱而聰明。卽繼以爲子。異日婚嫁之事。悉

嫂主之。吾孀獨無依。方就若父母於南康。而若翁又復捐館。老身提攜保抱。此十餘年。可云辛艱至矣。語已復喘汗出。如瀋二頰飛紅。日光漸滯。但微微語曰。王郎珍重。溘然逝矣。夫婦號咷大哭。殯殮務從豐渥。遂擇厝棺之地。時滬上商務亦漸復。人心略定。不如前之紛擾議北伐矣。

第三十章 寓詞

此時仲英夫婦作計應行者。凡三事。一扶柩歸金匱。安葬。一覓華醫生。代售雙瓶。一夫婦歸京師。朝父。再決計留學。第二事。華醫果爲售於法人戈君。得四萬元。法以佛郎折爲銀元時南北之議雖定。孫中山欲項城南下受事。衆議欲立都於金陵。

蔣小炎痛詆其謬。然項城飛電。慨允南來。而京師正月十二。亂兵大擄。十四日。天津復掠。保定至於焚掠一空。北人堅留項城。坐鎮人心。不聽南下。卽南中亦微微蠢動。仲英夫婦。遂暫留滬上。時時同車出游。家居則淪茗讀書。極生人倡。

隨之樂。時孫中山遜位於項城。定新曆二月十五日。率文武吏大祭明太祖於孝陵。軍士數萬。各國領事亦爭集觀。總統宣告光復。讀謁陵文。聲調慨慷。一時盛事。傳徧江南。秋光笑曰。仲英汝以爲如何者。仲英曰。明祖專制之君也。今中山主共和之政。體祭之何爲。且徐達以尅復江南。至前清時尙與曾國藩廟食於鍾山。今尅復金陵者誰耶。林述卿屏迹鄉園矣。天下不平之事至此已極。想孝陵之鬼知之亦當齒冷。秋光曰。仲英汝謂讓位出之至誠耶。仲英曰。黨人快。快後此禍機正復難定。秋光曰。近得述卿書乎。仲英曰。述卿於臘底予我一書。言讀書於江滸。頗自愜適。成功不居。大有學養。聞閩中爲彭寵廢亂。白晝殺人。想述卿決不能自安於鄉井。秋光曰。汝胡不報之以書。仲英曰。吾昨填一長調。將寓述卿於福州。因秋光詞家不敢出諸懷袖。秋光大笑曰。癡哉。仲英奈何。外我。仲英不得已出其詞。調寄大江東去。詞曰。石頭春半。又漸漸看過。頽紅。纖綠。

往。日。金。陵。城。下。夢。一。枕。城。頭。殘。角。亂。戟。叉。門。戰。雲。摩。帳。細。把。軍。書。讀。功。成。人。遠。
但。聞。江。上。吹。竹。聞。說。水。巷。湖。田。將。軍。歸。去。垂。釣。閩。江。曲。迴。首。鍾。山。龍。虎。氣。戈。馬。
垂。收。江。北。怎。料。春。江。留。人。不。住。鏡。裏。蒲。帆。促。祇。應。通。問。邇。來。多。少。詩。束。秋。光。擊。
節。歎。賞。曰。此。詞。似。稼。軒。而。音。節。又。是。南。宋。啞。調。斂。氣。歸。神。意。內。言。外。想。述。公。得。
之。將。不。勝。英。雄。髀。肉。之。悲。矣。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陸月廿日贈

新 譯 教育 小說 苦兒流浪記

三册 八角

此書原著者為法國文豪愛克脫麥羅氏。譯者

為吳縣包公毅先生。別署天笑生先生。文名

噪海外。所有譯著。一經出版。往往不脛而走。有口皆

碑。先生既譯是書。自謂其原書內容。與畏廬林先

生所譯之塊肉餘生述。同工異曲。於男女學

校少年諸子人格修養上。良多裨益。現在英德俄日。

均有譯本。世界流行。可達百萬部。然則是書之

價值。可以想見。况復經包先生以生花之妙筆

寫痛苦之事情。曲曲傳神。面面俱到乎。讀是書

者。與其視為小說。毋寧視為文學讀本

中華民國三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五年十二月再版

(金陵秋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 者

東 越 冷 紅 生

印 刷 所

上 海 北 河 南 路 北 首 寶 山 路
商 務 印 書 館

寄 售 處

各 商 務 印 書 館
大 印 書 坊

★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

國家圖書館



000797622



7
:2

籍